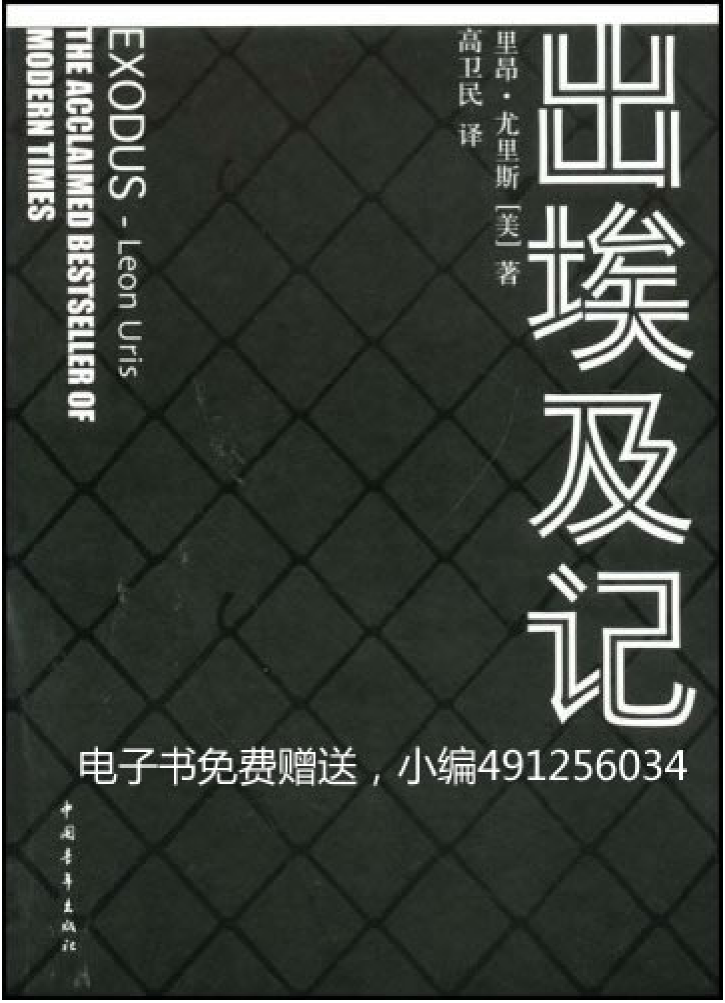


电子书免费赠送，小编491256034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出埃及记

[美] 里昂·尤里斯 著
高卫民 译

EXODUS - Leon Uris

THE ACCLAIMED BESTSELLER OF MODERN TIMES

电子书免费赠送，小编491256034

中国青年出版社

您下载的该电子书来自:TXT书库

欢迎访问: www.txtsk.com

◎关于《出埃及记》

里昂?尤里斯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女儿——凯伦、我的儿子——马克和迈克尔以及他们的母亲。

《出埃及记》中的绝大部分事件都是真实的历史和档案记载，其中许多情节描述是根据历史事件编造的。因此，或许亲身经历了书中描述的那些事件的人，作为原型出现在书中时会有所变化。为避免误会，本书作者特别声明，除了那些公众人物，如：邱吉尔、杜鲁门、皮尔森等与那个特定时代有关的人物外，书中的全部角色皆为作者虚构。

目录

译者的话

中文版序

作者序

第一章 越过约旦河

第二章 我们的土地

第三章 以牙还牙

第四章 再现辉煌

第五章 雄鹰展翅

作者感言

◎《出埃及记》内容简介

故事围绕主人公——一位美国护士和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自由战士）在“二战”后帮助那些纳粹集中营中的幸存者移民巴勒斯坦的危险经历，引申出犹太民族作为世界大家庭成员，在2000年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遭遇的不公平对待；特别是每当世界各国的当权者在社会动荡时，都以种种原因将犹太人视为替罪羔羊，致使犹太民族屡屡成为各国社会动荡中的清洗对象；而犹太民族也在这种与强权和迫害争斗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宗教信仰、民族性格、组织结构、政治理念。书中以非常写实的手法，描写了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在移民巴勒斯坦的过程中，与“二战”后中东地区的托管者——英国政府以及阿拉伯国家和土著部落之间所生成的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直至1947年联合国大会表决将巴勒斯坦分治，继而承认以色列国的成立。书中主人公情感世界的描写，则是伴随着犹太移民的喜怒哀乐起起浮浮，最终以美国人的实际和开放，由两个年轻人实现了他们共同追求的事业目标，并将宗教信仰上的差异搁置于后，以有情人终成眷属而结局。

作者介绍：

里昂?尤里斯（1924-2003）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最著名的近代历史题材小说作家，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影响了美国及西方世界的几代人，《出埃及记》是勒昂?优利斯1958年的代表作，小说一问世，即引起轰动，被翻译成50种文字出版，仅在美国市场，其精装版本销量就达到了2000万册，是公认与《飘》齐名的畅销作品；在随后经好莱坞明星保罗?纽曼领衔主演的影片公演后，里昂?尤里斯确立了他在美国及西方文坛的知名度。

◎《出埃及记》作者序

《出埃及记》讲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伟大的奇迹，一个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事件，一个2000年前消失的国家的新生。

它以小说告知我们，犹太人是如何在经历了世纪的蔑视、屈辱、虐待、杀戮之后，以鲜血和勇气在茫茫荒漠中嵌入了一片绿洲。

以往充斥在我们美国各类虚构作品中的犹太人的形象，无不被陈腐地勾勒为是精明的生意人、出色的医生、卑鄙的律师、怪僻的艺术家……；无不被长篇累牍地描述为是对他们的同胞、对这个世界、对他们的亲朋好友充满了敌视；无不被表现为是极端的自我怜悯；同时又无不笼罩着先知者的光环。这些作品充满了对犹太人的偏见。

我要表现的是我的人民的另一面：在面对尚未觉醒的世界和除去自身勇气外一无所有之时，他们征服了不可征服的困难。

《出埃及记》讲述的是一个战斗的民族，他的人民决不因出身为犹太人以及为实现其尊严的付出而后悔。

他们的故事对我而言是一部现代启示录，特别是当我遍访以色列的城镇乡村之后。

希望本书也成为读者——犹太人或非犹太人——的现代启示录。

◎精彩评论

“一部畅销的原创小说……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深入浅出的启蒙特点”

纽约先驱论坛报

“令人激动的……一部巨作；以托尔斯泰的风格描写了犹太人为祖国的奋斗……非常感人”

旧金山观察者报

“一部至高无上的小说——个民族2000年梦想的追求”

基督教先驱报

“一部满怀热情、很有说服力的关于以色列诞生的小说……”

芝加哥论坛报

“对欧洲犹太民族遭受的非人待遇、19-20世纪移民巴勒斯坦的艰难、直至以色列成立的一个充满激情的总结”

纽约时报

编辑推荐：

这是一部将犹太人在人类历史上的苦难根源和以色列的诞生，透过文学作品的描述和感染力，呈现给世人的经典名著。作者充分利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人民对战争期间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戮的同情，使作品一经问世，即博得巨大反响。半个世纪后，综观因以色列的存在而引起的与阿拉伯世界无休止的领土纷争和流血冲突，以及美国和西方各国主流社会对冲突双方的基本倾向，不由不感叹《出埃及记》的影响力。可以说，里昂?尤里斯在50年前，以一部畅销小说的形式，普及和确立了美国和西方各国主流社会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共识。

◎译者的话

这是一部曾经风靡西方世界的小说，作者站在一个犹太人的角度，对以色列的起因，以讲故事的形式，从历史、宗教、法律等方面，描述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向读者呈现出一幅自19世纪末叶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犹太人大批移民巴勒斯坦的画卷。

本书作者里昂?尤里斯（1924－2003年）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最著名的近代历史题材小说作家，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影响了美国及西方世界的几代人，尤其是他以人性加社会热点创作的小说，在被以好莱坞为首的美国影视界拍成影视作品后，更是家喻户晓，广为流传。里昂?尤里斯的创作生涯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的作品长盛不衰，直至2003年辞世前，仍有数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版的著作不断再版而且继续引人关注，堪称美国文坛史上的奇迹。

《出埃及记》是里昂?尤里斯1958年的作品，小说一经问世，即引起

轰动，被翻译成五十种文字出版，仅在美国市场，其精装版本销量就达到了两千万册，是公认的与《飘》齐名的畅销作品。其后，《出埃及记》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并由好莱坞明星保罗?纽曼领衔主演。这部影片的公映，进一步确立了里昂?尤里斯在美国乃至西方文坛的地位。

里昂?尤里斯作为战地记者，亲历了1956年的阿以战争。战后在出版商马尔科姆?斯图亚特的支持下，为收集《出埃及记》的创作素材，他重返以色列，行程五万英里，采访了一千二百位各界人士，在厚厚的口述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并于1958年由“双日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这部惊世之作——《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的核心，是将犹太人在人类历史上的苦难根源和以色列国家的诞生，通过纪实文学形式的描述，呈现给世人；以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呼唤出对这段历史和这个民族的人文关照。半个世纪后，综观因以色列的存在而引起的与阿拉伯世界无休止的领土纷争和流血冲突，以及美国和西方各国主流社会对冲突双方的基本倾向，不由不感叹《出埃及记》的影响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它在五十年前，以一部畅销小说的形式，伴随着电影主题曲《出埃及记》的回响，重新塑造了犹太人在美国和西方大众中的形象。

《出埃及记》以两位主人公——一位美国护士和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自由战士”），在“二战”后帮助那些纳粹集中营中的幸存者移民巴勒斯坦的曲折经历为主线，展现出了犹太民族作为世界大家庭成员，在两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遭遇不公平对待的历史脉络，尤其阐释了这样一个史事，即每当社会动荡时，世界各国的当权者都以种种原因将犹太人视为替罪羔羊，致使犹太民族屡屡成为各国社会动荡中的清洗对象，而犹太民族也正是在这种与强权迫害争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宗教信仰、民族性格、组织结构和政治理念。书中以非常写实的手法，描绘了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在移民巴勒斯坦的过程中，与中东地区的托管者——英国政府，以及阿拉伯国家和土著部落之间所产生的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直至1947年联合国大会表决将巴勒斯坦分治，国际社会由此正式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书中对两位主人公之间坎坷爱情的描写，则是伴随着犹太移民的悲欢离合而起起浮浮，缱绻缠绵、回肠荡气，最终以有情人终成眷属而结局。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犹太人的历史，有兴趣追寻以色列国家诞生的阵痛过程，有兴趣探讨半个世纪来中东纷争的根源，就请你拿起这本书吧，当你放下它时，也许会得出自己的答案……

高卫民

2008/2/1

于北京

◎《出埃及记》中文版序

在西方风行多年并被拍成了电影的纪实小说《出埃及记》问世半个世纪之后，被高卫民先生译成了中文，这是一件值得推介的好事情。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定出版这部小说的中译本，更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应该对高卫民先生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表示感谢。

60年来，以色列的建国和阿以冲突爆发的缘由，一直是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对于中国读者来讲，这部小说中译本的出版，似乎更有意义，因为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看到的和听到的相关说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同冲突地区国家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由此留下了一些比较模糊的、不明确的、甚至是有些混乱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的信息来源逐渐充实了，人们对阿以问题的认识也逐渐趋于个性化和理性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埃及记》中译本的问世无疑会使关注这一问题的中国读者更形象地了解以色列建国的历史和阿以冲突的历史，有助于读者进一步完善各自的理性化理解。

这部小说的可贵之处首先在于真实，作者真实地描绘了那段跌宕起伏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对于犹太人来讲，这是他们民族从此走向新生的历史，而对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来讲，这又是他们民族走向苦难的历史。无论是对于犹太人来讲，还是对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来讲，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反思都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从一定角度上看，对这段历史的真实描述，对于对阿拉伯人，特别是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有着更深层次的益处，即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到自己悲惨命运发生的缘由。

这部小说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在颂扬本民族求生存求家园的斗争的同时，也表现了对普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悲惨命运的同情，表现了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平共处的愿望。作者没有回避诸如1946年伊尔贡武装在耶路撒冷制造大卫王饭店大爆炸这一被广泛认为是恐怖主义行为的事件，也没有淡化双方冲突的血腥程度，没有回避犹太组织内

部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而是带着文学家的激情和史学家的严谨，对当时犹太人面临的内外矛盾做了比较理性的描述。

值得格外称赞的是，作者为创作这部史诗性的纪实作品，做了别人难以做到的大量的实地调查和案头预备作业，书中所描绘的事件几乎完全是真实事件的翻版，只是调换了当事人的姓名。看过这部小说，再同真实的历史事件核对，几乎找不到杜撰和夸张的痕迹，对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在建国前的组织形态的描述也完全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几位主要人物，并不是以色列建国的主流力量的成员，而是激进民族主义派别伊尔贡（后来的利库德集团核心力量）阵营的活跃人物，对以色列独立战争（第一次阿以战争）的描写也侧重于伊尔贡成员的贡献。在根据小说拍摄的电影里，更集中反映了伊尔贡武装的活动，对那场战争的主力犹太武装哈加纳及其突击队帕尔马赫的作用则落笔较少，反应了作者暨犹太人内部对不同派别的犹太武装力量和政治力量对建国贡献描述的不同角度。如果结合阅读国内已经出版的关于以色列开国总理本 - 古里安和建国元勋拉宾和达杨等人的传记，读者的发现或许更多。

在阿以暴力冲突延续了60年而有望结束的时候，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有望实现他们在60年前就得到了的建国权利的时候，这部描述阿以冲突的纪实作品的中译本问世，无疑对我们回顾和理解他们的过去有很大的帮助。

但这毕竟是一部小说，希望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抱着一种平常心态，一部本民族作家为颂扬本民族新生写的一部小说，是不可能得到全体读者在情感上的共鸣的，也不可能替代更深层次的历史分析。如果读者在合上这本书的好时候，对那段历史有了比较形象的了解，对以色列为什么能走到今天有所感悟，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不幸的根源有所感悟，并能引出对这段历史更多的兴趣甚至更多的思考，我想，本书的作者、译者和出版者都会感到欣慰的。

殷罡

◎越过约旦河 第十一节（1）

德国科隆，1938年

那时她七岁，爸爸约翰?克莱门特是著名的大学教授，生活是美好的，天天都像在过节。嘉年华狂欢节当然很诱人，但平常最让小凯伦兴奋的事情是陪爸爸散步。他们经常沿着莱茵河漫步在菩提树下，或者穿过有着世界上最大猴园之称的动物园，或者经过科隆大教堂，仰望着那两座五百英尺高、好像要刺破蓝天的塔尖。最令人难忘的是清晨和爸爸还有马克西米利安一起去森林公园散步，马克西米利安是一条在整个科隆都家喻户晓的名犬，虽然样子看起来有些滑稽。当然，去动物园时就不能带它去了。

有时他们会带上汉斯一起散步，但小家伙常常给人添很多麻烦。

像那样年纪的小姑娘同样非常爱她的妈妈，希望她也能够和自己，还有爸爸、汉斯、马克西米利安一起散步。但妈妈又怀孕了，脾气变得很坏。妈妈最好怀的是个妹妹，一个弟弟已经让她这样的小姑娘够受的了。

每逢周日，除去可怜的马克西米利安要看家，所有的人都坐上爸爸的汽车，沿着莱茵河去波恩的奶奶家团聚。那天可以见到很多姑姑和叔叔，还有讨厌的表兄弟，奶奶每次都要做很多很多小点心。

夏季来临，全家或者沿莱茵河北上，去黑森林度假，或者去勃伦纳山口一个泉水叮咚的花园饭店，那是在一个叫巴登 - 巴登的地方，多有意思的名字。

约翰?克莱门特教授是大学里的名人，每个人见了他都会摘下帽子，微笑着和他打个招呼。一到晚上，就会有一些教授和他们的夫人，或十五到二十名学生聚集在爸爸的书房里，他们唱歌、辩论、喝啤酒，直到天明。妈妈在肚子变大之前，也喜欢去和他们开个玩笑，或者唱唱跳跳。

在一个七岁的小姑娘眼里，这些都是美好的感受和回忆。

更令人难忘的时光是那些没有来访客人的夜晚，如果爸爸不必在书房彻夜工作，全家都会围坐在壁炉前，这时爸爸总会抽着他的烟斗，而小凯伦则坐在爸爸的膝前，盯着壁炉的火焰，陶醉在他那柔和深沉的声音讲述的童话故事里。

在1937年到1938年的那个岁月，这个世界发生了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怪事，人们好像受到了惊吓，连讲话都变得小心翼翼……尤其是在

大学校园里。但嘉年华季节开始后，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

约翰?克莱门特教授开始了他的思考，特别是在疯狂与荒谬的环境里，他需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克莱门特认为，一个科学家，完全能够像计算和描绘潮汐涨落那样描绘出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甚至像仇恨的宣泄与失去理性，都有它形成的高潮与平静。人类生活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只有极少数栖息在小岛高地上的人，才能侥幸远离汹涌澎湃的大潮。大学校园，约翰?克莱门特认为，就是大海中的一个小岛和避难所。

人类历史的中世纪，曾出现过十字军在仇恨与无知的驱使下屠杀犹太人的黑暗年代，但当犹太人作为黑死病的替罪羊和承担了向基督徒水井下毒的责任后，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艺复兴，是基督徒们自己亲手拆掉了与犹太隔离区的隔离墙，从那个崭新时代开始，犹太人已经成为德国大家庭中的一员。每当人类面临巨大灾难，他们总是将自己的问题搁置一边，在和谐地融入各个不同社会之后，他们中间诞生了许多伟大人物：海涅、罗斯恰尔德、卡尔?马克思、门德尔松、弗洛伊德……和约翰?克莱门特一样，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一名德国人。

约翰?克莱门特认为，反犹太主义伴随着人类历史从未消失，经过科学论证，除了内容和程度略有不同，它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当然，比起居住在东欧和半开化的非洲的那些犹太人，他是幸运的，亵渎耶稣的宣誓和法兰克福的屠杀毕竟属于上一个世纪。

德国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反犹浪潮，但他不准备逃避。他坚信德国人民，在优秀文化传统的影响下，终将摒弃那些暂时控制了国家机器的变态狂人。

约翰?克莱门特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从疯狂的言论、报刊文章的谩骂和训令、抵制与犹太商界和学术界的交往、公众场合的羞辱，到开始野蛮殴打和强迫剃须，还有纳粹党徒的黑色恐怖，最终将犹太人集体送进各地的集中营。

◎越过约旦河 第十一节（2）

盖世太保、纳粹党卫军等法西斯组织相继成立，很快，每一个德国家庭都纳入了纳粹的审查名单，专制的魔掌越收越紧，直至最后那点微弱的不满也被扼杀殆尽。

约翰?克莱门特像许多德国的犹太人一样，仍然相信他们对这场临近的威胁享有免疫力。从祖父那代起在校园打下的良好基础，让他有了一个避难的小岛，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德国人。

那是个令人难忘的周日，全家都聚集到波恩的奶奶那里，连艾恩格叔叔也风尘仆仆地从柏林赶来。孩子们被安排到外面去玩，客厅的大门一直紧闭着。

回科隆的路上，妈妈和爸爸变得很沉默，大人有时真像个孩子。虽然一到家，小凯伦和弟弟汉斯就被哄去睡觉，但大人们密谈的事情正在一点一点地变成现实。如果你站在门口，透过门缝，可以感觉到妈妈越来越显得不安，不过爸爸倒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约翰，亲爱的，我们应该考虑搬家了，这次我们是躲不过去的，我已经不敢再带孩子们上街了。”

“你这是妊娠反应，总爱神经过敏。”

“五年来你一直在说会好的，会好的，但结果却越来越糟。”

“只要我们待在校园里……还是安全的。”

“看在上帝的份上，约翰，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我们已经没有朋友，学生们也不会再来，我们认识的人甚至都害怕和我们打个招呼。”

约翰?克莱门特点上烟斗，叹了口气。米里亚姆偎依在他的腿边，头枕在他的膝盖上，他抚摸着她的头发。马克西米利安舒服地卧在壁炉前，不时低沉地哼哼着。

“我真希望你的勇气和判断是对的。”米里亚姆说道。

“我的父亲和祖父都在这里任教，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全部和我的爱就是这个家，希望汉斯在我之后也能同样地爱它。有时我扪心自问这样对你和孩子们是否公平……但从内心讲我确实不愿离开，坚持一下吧，米里亚姆……一切都会过去……会过去的……”

1938年11月19日

二百个犹太教堂被摧毁

二百个犹太公寓被拆除

八千个犹太商店遭洗劫后被砸碎

五十名犹太人遭凶杀

三千名犹太人被毒打

二万名犹太人遭逮捕

自即日起，禁止犹太人从事艺术和商业！

自即日起，禁止犹太裔孩子进入公立学校！

自即日起，禁止犹太裔孩子出入公园和娱乐场所！

对所有德国的犹太人征收1.5亿美金的特别罚款！

自即日起，所有犹太人必须佩戴有大卫之星的黄色袖章！

糟糕的局势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但无情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终于淹没了约翰?克莱门特避难的小岛。小凯伦那天惊恐地跑回家，满脸鲜血，耳中回响着“犹太佬！犹太佬！犹太佬！”

如果一个人连情感和信仰都被彻底摧毁，结局一定很悲惨。约翰?克莱门特的自欺欺人，不但使自己也使家人处于了危险。他开始寻找出路，结果找到了柏林的盖世太保。从柏林回来后，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两天两夜，趴在桌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文件。这份不可思议的文件来自盖世太保，只要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他和他的家人就可以远离任何危险。这是一份救命的文件，他逐字逐句地斟酌着，直到认为自己理解了每个字的含义。

……我，约翰?克莱门特，经过详细考证，在此得出不容否认的事实，对关于伪造本人出身的行为供认不讳。我现在，直至永远，都绝不是一个犹太教徒，我是一名雅利安人……

签名！签名！他一次次拿起了笔，又放下。现在不是顾及尊严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不签？……既然没有区别，为什么不能签？

盖世太保的表态很简单，约翰?克莱门特只有一个选择，除非他签署这份文件，否则他的家人可以离开德国，而他将被扣为人质。

第三天早上，他走出书房，面容憔悴，边注视着米里亚姆焦虑的目光，边走向壁炉，将文件丢进了火焰。“我不能这样做，”他嘟囔着，“你立即和孩子们准备离开这里。”

现在，只要他的家人还在这里，他每时每刻都感到恐惧——敲门声、电话铃声，甚至脚步声都让他受到莫名的惊吓。

他制订了一个计划：先将家人送去法国，托那边的朋友暂时照顾；米里亚姆身怀六甲，不能远行，待分娩后身体恢复了，她可以和孩子们再一起去英国或者美国。

◎越过约旦河 第十一节（3）

事情并非没有指望，待家人安定后，他就可以考虑自己。德国有一些秘密团体，专门组织科学家秘密离开德国。他听说在柏林有一个组织，是些自称摩萨德?阿力亚?伯特的巴勒斯坦犹太人。

打点好行装，锁好了房门，约翰?克莱门特和米里亚姆静静地坐在那里，仍在绝望地祈盼着让他们能够解脱的奇迹。

就在那个晚上——临走前的那个晚上，米里亚姆?克莱门特开始了分娩前的阵痛，由于被禁止去医院临产，她只好待在自己的卧室里。又一个男孩诞生了，困难的分娩，使她需要几周的时间才能逐渐康复。

恐慌困扰着约翰?克莱门特，他有一种不祥之感，自己的家人正在掉进陷阱，随时都会面临即将到来的危险。

他发疯似的跑到柏林第十大街，摩萨德?阿力亚?伯特办公的那座大楼，在混乱的环境里，挤满了绝望、急于离开德国的犹太人。

直到凌晨两点，他才被带进一间办公室，一个疲倦不堪的年轻人接待了他。年轻人叫阿里?本-迦南，是个巴勒斯坦人，负责帮助德国的犹太人逃离。

本-迦南用充满血丝的眼睛看着他，叹了口气说道，“我来安排你的离开，回家等吧，克莱门特博士。我需要准备护照和签证……还要支付相关人员一些费用，大概几天时间，你会接到通知的。”

“不是为我，我和太太都不能走，我有三个孩子，你必须把他们送走。”

“我必须把他们送走，”本-迦南模仿着，“博士，你是个名人，我可以尽力帮助你，但我没有办法帮助你的孩子们。”

“你一定要帮助他们！”他刺耳地尖叫起来。

阿里?本-迦南一拳打在办公桌上，跳起来说道，“看看外面的那些人，他们都想尽快离开德国。”他从桌子那边倾过身，盯着约翰?克莱门特，“五年来我们一直在劝说你离开德国，现在好了，就是想走，英国人也不会让你前往巴勒斯坦。你不是一直强调‘我们是德国人，不会受到伤害吗？’上帝啊，我现在还能做些什么？”

阿里喘着气，颓然跌坐进他的扶椅，闭上两眼，脸上蒙上了一层倦意。随后从办公桌里抽出一沓文件，翻看着，“我已经拿到了四百个孩子的签证，丹麦的一些家庭同意接受他们。我们安排了一列火车，给你一个孩子的名额。”

“可我……我有三个孩子啊。”

“我有一万个孩子要考虑，但我拿不到那么多签证，赤手空拳我也对付不了英国海军的封锁。建议你最好让能照顾自己的大孩子先走，火车明天晚上从柏林波茨坦站发车。”

凯伦懒洋洋地抱着她最喜欢的布娃娃，爸爸半跪在她的面前，朦胧中，一股熟悉的烟斗丝的味道让她感到很亲切。

“旅行会愉快的，凯伦，就像是去巴登-巴登。”

“可我不想去呀，爸爸。”

“呃……看看和你一起的这些孩子们有多可爱。”

“可我不想和他们在一起，我要和你、还有妈妈、还有汉斯、还有马克西米利安在一起。我还想看到新出生的小弟弟。”

“不要这样，凯伦，我的女儿是不哭的。”

“我不哭……保证不哭，爸爸，我能很快再见到你吗？”

“我们一定会再见的……只要不放弃……”

一个女人来到约翰?克莱门特身后，拍拍他的肩膀，“很抱歉，要出发了。”

“我送她上车。”

“对不起……家长是不许上车的。”

他点点头，最后抱了一下凯伦，站起身，紧紧咬住他的烟斗。凯伦牵着那个女人的手，一步一回头，突然转过身，跑回来将布娃娃塞到爸爸手里，“爸爸……给你布娃娃，她会好好照顾你的。”

表情痛苦的大人们拥挤到了车厢旁边，即将离去的孩子们将脸紧贴在火车车窗上，呼喊着、飞吻着、挥动着他们的双手，极度恐慌地希望与父母再看上最后一眼。

他站在站台上，寻找着他的女儿。

钢铁的列车隆隆地启动了，那些可怜的父母跟在车厢旁跑着，向他们的孩子道一声临别的祝福。

约翰?克莱门特木然地站在人群旁边，当最后一节车厢驶过时，他看到凯伦静静地站在尾车平台上，将手放到唇边，用一个飞吻，表达了她与亲人生离死别时全部的爱。

他呆呆地注视着她的身影逐渐消失，然后低头看看手中的小布娃娃，喃喃自语着：“再见了，我生命的全部。”

◎越过约旦河 第十二节（1）

1939年圣诞节

欧洲爆发了战争，凯伦来到汉森夫妇家已经一年。在梅塔的钢琴伴奏

下，她用银铃般的嗓音唱出了迷人的圣诞歌。然后，凯伦跑回自己的房间，从壁橱里拿出在学校制作的圣诞礼物，骄傲地递给汉森夫妇，礼盒上扎着她亲手书写的标签：送爸爸、妈妈，你们的女儿凯伦。

1940年4月8日

邪恶的夜晚充满了背信弃义，边境朦胧的清晨遭到了冰冷的铁蹄践踏，一批批头戴灰色钢盔的士兵，在晨雾笼罩下，沿海湾和运河漫上了丹麦的土地，机器人似的德国军队，静静地蠕动着，逐渐散开，消失在丹麦广袤的疆域里。

1940年4月9日

凯伦和同学们跑到窗前，抬头看着天空黑压压的德国飞机，正一架接着一架地降落在奥尔堡机场。

1940年4月10日

人们迷茫地走上街头。

“这里是丹麦国家广播电台，今天早上四点十五分，德国军队越过了我们在塞伊德和克鲁萨的边界。”

丹麦人被闪电战和这种专横的行为惊呆了，他们绝望地捧着收音机，等待着国王克利斯蒂安的表态。国王的表态如下：丹麦在未经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宣布无条件投降。波兰遭受的蹂躏让他们明白，抵抗是无用的。

梅塔?汉森跑到学校把凯伦接回了家，收拾行装准备去博恩霍尔姆或其他偏远的小岛躲避一下。埃格劝她冷静，看看情况再说。德国人要让政府正常运转，至少需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纳粹党徒的十字标记和德国士兵的出现，唤起了凯伦对恐怖的回忆。最初几周，每个人都显得慌乱和困惑，只有埃格还很冷静。

德国行政和占领当局冠冕堂皇地表示：丹麦人和德国人同属雅利安血统，是他们的小兄弟，出兵丹麦是为防止布尔什维克的渗透，作为宗主国的楷模，丹麦政府将继续管理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因此，当最初的震惊过去后，生活又恢复了表面的平静。

受人尊敬的国王克利斯蒂安每天照常从哥本哈根的阿迈里恩皇宫独自骑马出来，骄傲地穿过大街，后面跟随着景仰他的人民，在日常秩序

下涌动的是消极反抗的情绪。

埃格似乎是对的，凯伦返回了学校，奥尔堡的生活一如往常，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转眼到了1941年，德军占领丹麦已经八个月。有迹象显示，德国人与“模范的宗主国人民”之间的紧张与日俱增。作为占领者，他们对国王克利斯蒂安的冷漠感到不快，而丹麦人民对他们的蔑视和取笑更让他们大为恼火。

很快，占领初期在丹麦人民中间存在的那点幻想破灭了，包括它的设备制造、食品、地理编制，都被纳入了德国的总体规划，变成了德国战争机器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像它的斯堪第纳维亚兄弟挪威那样，丹麦人在1941年，成立了一个规模不大但非常坚定的地下抵抗组织。

德国驻丹麦地方长官沃纳?卑斯特博士，主张在作为楷模的丹麦采取温和的管理政策，只要丹麦人民给予合作。尽管这个针对丹麦的管理措施较之德国在其他被占领土上的措施显得温和，地下抵抗组织的发展还是如火如荼。抵抗成员并不指望武装起义或与德军正面作战，而是通过消极怠工和有预谋的破坏，逐步加深对德国人的仇恨。

沃纳?卑斯特博士对此并非束手无策，他把丹麦人中的纳粹同情者组织起来，对抗地下抵抗成员的威胁。在德国人支持下成立的海豹军团，变成了针对自己人民的恐怖组织。每一次的怠工和破坏，都会遭到海豹军团的报复。

海豹军团和其他由德国人扶持的恐怖组织加紧了他们的报复。随着紧张局势的升级，埃格开始担心，奥尔堡的人几乎都知道凯伦的身世，尽管目前还未出现反犹迹象，但这种可能随时会发生。他确信，德国人一定已经通过海豹军团掌握了有关凯伦的情况。因此，他和梅塔决定卖掉在奥尔堡的房子搬到哥本哈根去，理由是埃格在那有了份更好的工作，而凯伦可以受到更好的舞蹈教育。

海豹军团开始系统地摧毁丹麦人的娱乐场所和设施，德国人扶持的恐怖分子炸毁了剧院、酿酒厂、少年宫；丹麦地下组织则将所有提供德国战争机器服务的地方列为了打击目标。很快，白天也和黑夜一样，到处都是爆炸的轰鸣和飞溅的瓦砾。

◎越过约旦河 第十二节（2）

每当德军举行阅兵，大街上就空无一人，丹麦人以他们的不屑，回应着德军的炫耀；但在传统的节日里，悲伤的市民都会走上街头，当老国王每天骑马出来，成群的追随者就会以呐喊和欢呼，表达对德军占领的不满。

双方的积怨正在沸腾，一触即发。终于，1943年8月29日清晨，西兰岛的丹麦海军炸沉了自己的舰队，阻塞了港口的航道。

被激怒的德国军队进驻了政府的办公大楼和阿迈里恩堡的皇宫，皇家卫队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但一切很快就结束了，德国士兵取代了皇家卫队。为了让丹麦人民屈服，大批德军将领、秘密警察和盖世太保的官员来到丹麦。议会被中止了权利，令人气愤的法令必须执行，曾经被誉为是“楷模”的丹麦，终于被德国人抛弃了。

丹麦人民以更大规模的破坏，回答德军的占领。兵工厂、弹药库、工厂、桥梁都被炸得粉碎，在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以后，德国人变得有些神经质。

德国占领军司令部颁布了新的法令：所有犹太人必须佩戴有大卫之星的黄色袖章。

当天晚上，地下组织的电台对此做出了回答：国王克利斯蒂安从阿迈里恩堡皇宫对德国占领军要求犹太人佩戴大卫之星袖章正式表态——丹麦人就是丹麦人，不分彼此，他将第一个戴上袖章，希望忠诚的丹麦人民都和他一样。

第二天，几乎所有的哥本哈根市民都戴上了黄色袖章。

德军不得不宣布废除了这个法令。

埃格对地下组织的活动并不积极，但律师所里的合伙人却都是地下组织的骨干，并不断接到行动的指示。到了1943年夏季末，他开始考虑如何能更好地保护凯伦。

“根据可靠情报，”他对梅塔说，“德国人近期将大规模逮捕犹太人，目前还不清楚盖世太保的具体行动计划。”

梅塔走到窗前，茫然地盯着窗外的湖水和通向古城的小桥，天色已晚，凯伦该从学校回家了。她为凯伦的十三岁生日做了精心安排，要请四十个孩子和凯伦一起，在趣伏里留下一个美好的纪念。

埃格点燃烟斗，盯着写字台上凯伦的照片，叹了口气。

“我不能失去凯伦。”梅塔说道。

“我们没有权利……”

“她不是犹太人，我们有证明，她是我们的孩子。”

埃格将手放在梅塔肩上，“奥尔堡会有人向德国人告密。”

“他们不会为了一个孩子去自找麻烦。”

“能对他们抱有幻想吗？”

梅塔转过身，“那我们就立刻给她洗礼，正式领养她。”

埃格轻轻地摇着头，梅塔咬着嘴唇跌坐进扶椅，“还能做些什么呢，埃格？”

“他们要安排所有的犹太人去海峡附近的西兰岛海滩，我们正在大量采购船只，瑞典人民愿意接收并帮助他们。”

“多少个夜晚我都彻夜不眠，一遍遍地对自己说，她不能离开我们，否则会有危险，她只有和我们在一起才最安全。”

“想想你都说了些什么啊，梅塔。”

梅塔看着她的丈夫，眼神中的痛苦和决心他从未见过，“我不让她离开我们，埃格，没有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丹麦人都竭尽全力，帮助犹太人秘密去了西兰岛，然后从那里偷渡去了瑞典。

月底，德国人在全国对犹太人进行了大搜捕，结果一无所获。

凯伦在哥本哈根安然无恙地与汉森夫妇生活在一起，但梅塔对自己的决定深感责任重大。从那一刻起，德军的占领成了她无休止的噩梦，任何一丝传言都会让她恐慌，以至于有三到四次她曾带着凯伦跑到日德兰半岛她的亲戚那里去躲避。

埃格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地下组织的行动，经常一周有三到四个晚上不回家，只要他不在，梅塔就觉得寝食难安。

丹麦地下组织经过整顿，将打击目标集中到了德军的运输系统，铁路线每隔半个小时都会遭到炸弹袭击，很快，全国铁路网就瘫痪了。

作为报复，海豹军团炸毁了趣伏里游乐园。

丹麦人民在全国掀起了反抗德军占领的大罢工，他们走上街头，设置路障，在哥本哈根，到处都飘扬着丹麦、美国、英国、俄罗斯的旗帜。

德军宣布哥本哈根处于战争状态。

沃纳?卑斯特博士从德?安格勒特大饭店的德军司令部发出叫嚣，要让哥本哈根的暴民尝尝鞭子的厉害。

全国大罢工遭到镇压，但地下组织的抵抗并未平息。

1944年9月19日

德军认为丹麦的警察都同情罢工者的诉求，要对失控的局势负责，计划对他们进行整顿，丹麦地下组织发动了一次大胆的袭击，摧毁了所有纳粹设立的登记站。

地下组织还制造小型武器，偷渡人员去瑞典参与丹麦自由力量的反抗活动。他们将打击的目标指向海豹军团，对他们的一些成员和那些丹麦的叛徒给予了正义的惩罚。

海豹军团和盖世太保对丹麦人民采取了疯狂和随意的屠杀报复。

不久，德国难民在联军的轰炸下大批涌入丹麦，他们就像苍蝇，到处都是，走哪儿吃哪儿，到哪儿住哪儿，连问都不问，最后发展到又偷又抢，丹麦人民对他们的行为非常鄙视。

1945年4月，各种各样关于时局的传言此起彼伏。

1945年5月4日

“爸爸！妈妈！战争结束了！战争结束了！”

◎越过约旦河 第十三节（1）

美国大兵和英国军队在丹麦自由抵抗力量的配合下，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丹麦。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周，是对海豹军团和那些丹麦的叛徒，还有沃纳?卑斯特博士及盖世太保做出惩罚的一周，是让人高兴得发疯的一周，是丹麦议会在老国王克利斯蒂安亲自主持下复会的一周，他的讲话充满了激情与自豪。

对汉森夫妇而言，在解放日的激动过后，他们开始感到一丝惆怅。七年前，他们从死亡的坟墓里拯救了一个孩子，把她抚养成了一个大姑娘。凯伦的文雅、美貌和欢笑人见人爱，她的嗓音纯正甜美，她的舞蹈犹如两腿长上了神奇的翅膀，但是现在，他们要做出选择。

梅塔在处境艰难的时候曾发誓绝不放弃凯伦，如今她要为曾经做出的誓言付出代价，在德国人已经被打败的今天，她必须以基督徒的良心做出决定，而埃格同样要以丹麦人的诚信做出选择。面对凯伦的去留，在解放了的今天，反而让他们感受到了深夜的恐惧和心灵的空虚。汉森夫妇在过去七年苍老了很多，战争期间虽然精神高度紧张，总还有机会放松，不管多难，总还有欢乐的空间，但如今，当整个丹麦都在欢笑的时候，他们却很难再笑得出来。他们长久地待在凯伦的房间里，希望将她的音容笑貌和幸福的往事永远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凯伦意识到了这些微妙的变化，她爱汉森夫妇，埃格做事一直很讲分寸，在适当的时候他会对此做出解释。两周后，他们彼此之间越来越对这种关系感到不安。在又一次无言的晚餐后，埃格放下餐巾，站了起来。他慈祥的脸庞爬上了皱纹，语气低沉地说道，“凯伦，是去找你父母的时候了。”说完，他迅速转身离开房间，凯伦目送着他消失后，转过头看着桌旁的梅塔。

“我爱你们。”凯伦说完后，飞身跑回自己的房间，扑到床上大哭起来，她恨是自己把痛苦带给了汉森夫妇。过了几天，他们来到国际难民组织寻求帮助。

“她是我们收养的孩子。”埃格说。

工作人员在丹麦解放后从事这项工作刚刚几周，已经对接待像汉森夫

妇和凯伦这样的家庭见怪不怪。日复一日，她不得不沉浸在诸如此类的悲剧之中。在丹麦、荷兰、瑞典、比利时、法国，像汉森夫妇这样藏匿、庇护和收养孩子的情况开始让这些家庭承受痛苦的选择。

“这是一件长期而困难的工作，你们要有思想准备。欧洲现在有几百万无家可归的人，我们实在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让这些家庭重新团聚。”

他们向工作人员提供了有关凯伦的背景资料和来往函电，工作人员在了解到凯伦有一个大家庭，她的父亲是位名人后，给了他们一点点希望。

从那之后，生活对埃格和梅塔无疑是一种折磨，他们更加频繁地光顾凯伦那点缀着装饰和充满温馨的房间，久久凝视着她的冰鞋、舞鞋、与同学的合影、舞蹈比赛的奖状，还有她的追求者——那个叫彼得的男孩子的照片。

终于有一天，他们接到了去难民组织的通知。

“我们面前的事实是，”那个女士解释道，“所有的调查都毫无结果，我们会继续努力，但它确实是件费时耗力的工作。我个人的意见是，凯伦绝不可因此独自去德国寻找她的父母，哪怕有汉森先生陪伴。德国那边目前非常混乱，如果我们在这边无能为力，你们过去也不会有任何收获。另外我要告诉你们，越来越多的报告显示，情况很糟，无数犹太人都已经被杀害，死亡人数可能会达几百万。”

这是个令汉森夫妇尴尬的消息，无论如何，凯伦的家人如果遇害，他们也没有理由为能够留住凯伦而感到庆幸，但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凯伦表达了她自己的意见。

毫无疑问，凯伦从汉森夫妇那里得到了真挚的爱，但她总感觉他们之间存在一道陌生又无形的障碍。在德国占领期间，那时她才八岁，老埃格就叮嘱她不要透露自己是个犹太人，否则会有危险。凯伦出于对埃格的爱和信任，对他的要求言听计从，但即便如此，她一直奇怪为什么自己会与别人不同，而这种不同甚至会危及她个人的生命。这个问题一直憋在心里，一直没有答案。除此之外，凯伦的生活已经与犹太人毫无瓜葛，她感觉自己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但为什么这种无形的障碍还是存在？

◎越过约旦河 第十三节（2）

她的这些疑问或许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被淡忘，但汉森夫妇却在不经意间使她更加疑惑。汉森夫妇信仰丹麦传统的路德教，是虔诚和奉献的教徒。每个周日，他们都要带上小凯伦一起去教堂，而每天晚上就寝前，埃格都要诵读《圣经》中的章节。凯伦非常珍爱自己十岁生日时汉森夫妇送给她的那本小小的白色羊皮《圣经》，里面童话一般的故事让她着迷，特别是那些在《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里充满了仁爱、战争、激情的故事。每当沉浸在《圣经》的故事里，汉斯?克利斯蒂安?安徒生好像就在自己身边。

但《圣经》也让凯伦产生了困惑，有好多次她都想和埃格讨论一下她的困惑：耶稣出生于犹太人家，他的母亲和信徒都是犹太人，凯伦印象最深的前半部分描写的也都是关于犹太人的故事，那里面不是一再将犹太人称为是上帝自己选出来，去传播他的法治思想的人吗？

如果《圣经》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为什么作为一个犹太人会有危险，遭人嫉恨？凯伦一天天长大，也一天天从《圣经》里了解了更多。她看到在犹太人表现不好的时候常常被上帝惩罚，但他们真的就那么坏吗？

凯伦是个好奇心很强的姑娘，但只要一碰到这些问题，她就感到更加困惑。对《圣经》的执著探索，使她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沉浸在有关章节中，希望找出破解谜团的答案。

了解越多，年龄越大，反而越困惑。到她十四岁的时候，她已经可以解读《圣经》中的许多章节和含义了。在《圣经?旧约》全书中，清楚地记载了耶稣的所作所为，现在问题是，如果耶稣能够复活，凯伦确信，他一定是去犹太教堂而不是基督教堂，谁让人们都一边在向耶酥祈祷，一边在憎恨他的人民呢？

凯伦十四岁时遇到的一件事一直令她难忘。丹麦的女孩子到了那个年纪都要去教堂举行盛大的仪式和祝福，她已经作为丹麦人和基督徒生活多年，但汉森夫妇还是感到犹豫。经过讨论，他们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决定这个事情，虽然最后推托是由于战争和局势不好，但凯伦明白真正的原因。

在刚到汉森夫妇家的时候，她需要得到的是关爱和庇护，但现在，她

渴望得到认同。她的身世和过去就如同犹太人的遭遇，变成一个她要解开的谜。为了做一个真正的丹麦人，她一直将这些烫手的问题埋藏在心底，但无论如何，她的生活总是无法稳定，挡在她和汉森夫妇面前的那道无形的障碍，就是她的过去和她的信仰。

随着战争的结束，凯伦意识到她和汉森夫妇之间的关系要发生变化，她一直明智地让自己能够适应那个不可避免的分手时刻的到来。毕竟，作为凯伦?汉森仅仅是个权宜之计，现在，她渴望自己还是凯伦?克莱门特。她尽了最大努力去回顾自己的过去、父母和兄弟，支离破碎的记忆让她迷茫和懵懂，以至于她越来越焦虑地设计着会怎样与家人重新团聚。

战争结束后，凯伦已经为即将与汉森夫妇道别做好了准备。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她对汉森夫妇表示了要去寻找父母的想法。她对他们讲，难民组织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如果她能够亲自去瑞典的难民营，找到家人的希望会比较大一些。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她不愿再让汉森夫妇为她的事情承受痛苦了。

临别时，看到埃格和梅塔伤心的样子，凯伦忍不住大哭了一场，在保证给他们写信和有机会就回来看他们后，凯伦?汉森?克莱门特将自己融入了战后返乡大潮的洪流中，随波逐流，那年她才十四岁。

◎越过约旦河 第十四节

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如此残酷，刚刚离开丹麦时的生活就像一场噩梦，由于只能在各地的避难所里留宿，凯伦饱受惊吓，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固执与顽强，她真不知道是否还能够继续走下去。

她先去了瑞典的难民营，然后转到比利时的一个城堡，那里滞留着成千上万无家可归和身无分文的流浪者、集中营的幸存者、躲避迫害的知名人士、山野丛林里的抵抗战士、挣脱苦役的劳工大军，凯伦每天都生活在流言和恐怖之中，每天身心都遭受着极大的刺激，由于战争，死亡人数的统计已经上升到了二千五百万。

后来，凯伦到了离马赛几英里外的法国南部狮子湾附近的拉?塞俄塔

难民营。拉?塞俄塔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布满了灰暗的钢筋水泥兵营，在泥泞的沼地上一望无际。由于难民人数每天都在激增，那里已经人满为患，物资短缺，死亡的幽灵到处游荡，在他们眼里，整个欧洲犹如一座坟墓。

在种族清洗中，有六百万人遭到了种族灭绝。凯伦第一次听到了那些可怕的名字：弗兰克、穆勒、希姆莱、罗森博格、斯特雷克海尔、卡特恩伯拉尼尔、海德里西,以及更多身份较低的恶魔：埃萨?考克——臭名昭著的文身人皮灯罩的制作者、戴特尔?威斯里克茨尼——癖好是将囚犯像牛羊一样带进他准备好的刑场后再集体屠杀、克莱默——以鞭打赤裸的女人和掠夺她们的首饰为乐，而一遍遍被提到最有名的杀人狂是埃伊克曼——一个说着流利的希伯来语的德裔巴勒斯坦人，一个种族灭绝的制造者。

凯伦对自己执意要打开心底那扇印着犹太人标记的秘密之门开始感到懊悔，在她面前展现的只有死亡，其中包括她的叔叔、姑姑，以及她的兄弟姊妹。

种族灭绝犹如一部精确运转的杀人机器：德国人最初处决犹太人的方式是枪毙，因速度太慢，在把运输力量和科学家集中起来后，他们研制出了密封毒气卡车，仍嫌速度太慢，他们又研制出了能在半小时内处决二千人的焚尸炉，在每个大的集中营里每天都要处决上万人。流水线似的杀人方式，说明种族灭绝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

成千上万的集中营囚犯面对毒气室死亡的痛苦，宁愿扑向带电的铁丝网。

成千上万的人死于疾病和饥饿，骨瘦如柴的尸体被扔进壕沟，在木柴和汽油的燃烧中化为灰烬。

孩子们被欺骗着离开他们的母亲，年老体弱的人们被塞进闷罐火车，失去自由的人们被以消除虱子的名义送进毒气室，每个人还发给一块用石头做成的肥皂。

母亲在进入毒气室前将孩子藏在挂衣架后面，但最终逃不过德国纳粹的魔爪。

成百上千的人赤裸地跪在他们自己挖掘的坟墓前，当枪口在他们脑后瞄准时，父亲用双手遮挡住孩子的双眼。

豪普斯特俄姆的秘密警察弗利茨?盖鲍尔喜欢亲手掐死女人和孩子，

欣赏襁褓中的婴儿在冰冻的水桶里窒息。

海恩——经常在杀人比赛中打破一发子弹杀死几个人的纪录。

弗兰克?沃佐克——把人捆住双脚倒挂着，然后和人打赌，看他多久才会死去。

奥伯斯特俄姆的罗克埃塔——嗜杀成性、生劈活人。

斯坦尼尔——在人的头和肚子上钻孔、拔指甲、挖眼球，把赤裸的女人的头发绑在柱子上荡秋千。

弗朗茨?杰克埃恩将军亲自指挥了在基辅郊区的巴比?亚尔的大屠杀，在两天时间里，三万三千名犹太人被驱赶到一起，在旁观者的欢呼声中遭到枪杀。

海尔茨教授在斯特拉斯堡的解剖研究所，将女人作为他们的实验品，制造了一个个畸形和残废。

在达豪那个最大的“科研中心”，海因斯科尔博士给孩子们注射结核病菌后观察他们的死亡症状；舒茨博士感兴趣的是血液中毒；莱斯彻尔博士的研究方向是拯救德国空军的飞行员，在他的高海拔模拟实验条件下，活人像猪一样被冷冻起来，供他们通过特别的窗口进行观察；在科学探索的名义下，最令人发指的实验莫过于将动物的精液注射给人类。

亚诺斯卡集中营的司令官威廉豪斯让作曲家曼德谱写了“死亡探戈”，集中营里的二十万犹太人踏着它的音符走向死亡。威廉豪斯还嗜好将婴儿抛向空中练习枪法，他太太奥迪莉的枪法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在立陶宛，宪兵用棍棒加拳脚把人活活打死，在克罗地亚，成千上万的人被天主教突击队杀害。

面对这些耸人听闻的暴行，凯伦感到像是在地狱里受着煎熬，她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发生这些暴行的地方撕扯着她的神经。爸爸妈妈和弟弟们到底在哪儿？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还是达豪的实验室？是在海乌姆诺的百万遇难者中间还是在梅德阿奈克的七万五千名死者中间？是在贝乌热茨、特雷布林卡、索比波尔、特拉夫尼基、波尼亚图夫、克里沃劳格被送上了毒气罐车还是在克拉希尼克的矿井里遭到枪杀？是在克鲁格被活活烧死还是在迪埃德辛被狼狗撕碎？抑或是在斯图霍夫饱受折磨而死？

鞭笞！电击！火红的烙铁！冰水中的洗浴！种族灭绝！

他们到底是在哪个集中营？霍伊塞尔、多拉、新加默，还是格劳斯-劳森？或是早已踏着“死亡探戈”的音符离开了这个世界？

难道他们的尸体已经在但泽的化工厂里被融化成了肥皂？

……还是在其他可怕的地方：达纳格埃恩、埃维瓦利、戈尔匹茨、维耶瓦拉、波特昆德……

死亡的幽灵游荡在马赛附近的拉?塞俄塔难民营的上空。

凯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脑海中总是浮现着那些地狱般的地方——基维奥利、瓦尔瓦、马格德堡、普拉斯左、塞切波尼、茅特豪森、萨克森豪森、奥拉宁堡、兰茨贝格、卑尔根-贝尔森、赖恩斯托夫、布利任。

种族灭绝！

福森伯格、拉文斯布鲁克、纳茨威勒。

地狱中的地狱是奥斯维辛，在那里：

死亡人数达到了三百万；

一座座仓库里堆满了死难者的眼镜、皮鞋、衣服、布偶、头发；

他们的金牙被拔下后熔化成金块（等待装箱送去希姆莱的研究所），他们的头骨经过精心加工变成了做镇纸的原料，他们的尸骨被焚化粉碎后肆意抛撒。

集中营的大门上居然还醒目地书写着：解放劳工。

凯伦?汉森?克莱门特沉浸在极度的悲伤之中，在惨不忍睹、闻所未闻的暴行面前，她感到迷茫困惑、欲哭无泪，逐渐失去了继续寻找家人的决心。当一个人的遭遇达到极限时，往往会伴随着转折的出现，凯伦的命运开始发生了变化。

◎越过约旦河 第十五节

一周后，凯伦收到汉森夫妇的来信，信中提到难民机构想知道她到底在哪儿，并问汉森夫妇是否知道她的母亲和弟弟们在哪儿。

只有约翰?克莱门特或他的委托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凯伦推测，由于父亲母亲被分别关押，他一定还不知道母亲和弟弟们已经死亡。汉森夫妇在随后的来信中表示已经给难民机构回函，但他们说和克莱门特之间的联系又中断了。

他还活着！几个月来在瑞典、比利时、拉?塞俄塔难民营的可怕经历都是值得的，凯伦又鼓起了寻找自己过去的勇气。

凯伦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拉?塞俄塔难民营会得到美国犹太人的资金支持，这里什么都有，但就是没有美国人呀。她曾经问过伽莉，她耸耸肩，“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通过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借钱，然后把钱给第三个人后安排第四个人去巴勒斯坦。”

“真是不错。”凯伦不禁说道，“这样，朋友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牢不可破了。”

“敌人的联盟也是很牢固的。”伽莉顺口答道。

拉?塞俄塔难民的言谈话语、一举一动，看起来和别人没什么两样，凯伦私下观察着，他们之间的很多人和她一样，对自己因犹太背景而受到的影响深感困惑。

凯伦在学习希伯来语并能够与人沟通后，大着胆子去宗教营地做了一次考察。在那里，礼仪、服饰和祈祷方式还真的与众不同，海一样深不可测的犹太教，对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充满了诱惑力。犹太教的基础，是一套复杂的法学伦理，其中一部分为文字记载，而另一部分源于历史传说，它们几乎涵盖了所有宗教细节，甚至包括如何在驼背上从事祷告，犹太教中最神圣的部分是有关摩西的五卷《律法》。

凯伦重新拿起了《圣经》，这一次，她似乎眼前一亮，有了新的感悟。她逐字逐句地体会着字里行间的含义，例如先知以赛亚的呐喊：“我们像瞎子似的触摸着面前的这道墙，犹如我们有眼无珠；我们在光天化日下跌倒，还以为那是在漆黑的夜晚；我们被遗弃在荒凉的角落，无奈地等待着死亡。我们像熊一样吼叫，像鸽子一样悲鸣……我们寻找着出路，但出路却远在天边。”

这真像是在讲述拉?塞俄塔难民营的故事，《圣经》里的故事都充满了对苦难的反思和对自由的向往，她和家人的经历不正是如此吗？

“只有上帝的慧眼，通晓着我们在人间被嘲弄和鄙视的演变；作为替罪羔羊，我们经受着诋毁和惩罚、屠杀和灭绝；但是，我们无法忘记你的存在，我们乞求你的恩赐，千万不要忘了我们……”

凯伦还是常常摆脱不掉自己的困惑，特别是上帝为什么会容忍他的六百万人民被杀害？经过认真思考，凯伦认为生活和阅历在将来会让她找出答案。

拉?塞俄塔的难民无不想立刻离开欧洲，尽快前往巴勒斯坦。唯一可以掌握他们情绪失控的力量，是巴勒斯坦过来的那些帕尔马赫组织成员。

他们对英国人和摩萨德?阿力亚?伯特之间的斗争毫无兴趣，他们对英国人竭力维护他们自己在中东的地位、石油、运河、与阿拉伯人的传统合作也毫无兴趣。

一年前，当工党开始执政并做出承诺，放开移民政策，将巴勒斯坦作为一个托管试点，甚至再次谈到了将巴勒斯坦作为英联邦成员国的可能时，曾有过一个短暂的瞬间，让每个人看到了希望。

但当工党政府听说阿拉伯沙漠下面蕴藏着沸腾的黑金时，就像过去的二十五年，在研究、讨论、协商的名义下，承诺再次被搁置了。

拉?塞俄塔的犹太人渴望去巴勒斯坦的情绪已经无法遏制，摩萨德的间谍在欧洲各国寻找着犹太幸存者，通过贿赂、偷窃或伪造文件，以及除暴力以外的一切手段，把他们带出边境。

当这种行动的背后出现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时，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天大的游戏。事情的起因，源于法国和意大利政府，鼓励两国的犹太难民，公开与摩萨德的合作。他们开放边境，接收难民，建立营地。意大利因受到英军占领的牵制，故法国成为了主要的难民中心。

很快，众多像拉?塞俄塔这样的难民营迅速膨胀起来。摩萨德以非法移民的方式，向欧洲的各个港口派出间谍，用美国犹太人捐献的资金，购买和维修船只，目的是冲破英国人的封锁，把难民偷运到巴勒斯坦。英国人针对摩萨德的行动，加强了海军力量，并在他们各地的使领馆成立了反间谍中心。

摩萨德的一条条破船，满载绝望的难民，驶向巴勒斯坦。英国人只有

在他们进入三海里的禁区后才能拘捕他们，遭到拘捕的非法移民，都被暂押在巴勒斯坦的阿特里特难民营。

凯伦在知道父亲还活着以后，也向往尽快前往巴勒斯坦，她相信父亲一定会去那里。

尽管才十五岁，她也加入了帕尔马赫，他们经常举办篝火晚会，哼唱来自《圣经》的东方情调的歌曲，讲述丰衣足食的故事。他们纺着纱、开着玩笑，直到凌晨，他们会一致要求："跳个舞吧，凯伦。"

她被任命为小队主管，负责照顾一百个孩子，一旦摩萨德的船只安排好了，随时准备起程前往巴勒斯坦。

按照英国政府的配额，每个月只有一千五百人能前往巴勒斯坦，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老人或孩子。

1946年4月的一天，凯伦离开丹麦后9个月，伽莉找到她："过几天有条阿力亚?伯特的船过来，你和你那个小队做好准备。"

凯伦的心好像要跳出来了："船名叫什么呢？"

"大卫之星。"

◎越过约旦河 第二十二节（1）

1939年夏的波兰华沙

孟德尔?兰道是华沙城里一个非常普通的面包师，与约翰?克莱门特相比，无论财富、地位、知识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层次的人，除了犹太背景以外，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作为犹太人，每个人都因存在的不同而对这个世界有着不同的认识。克莱门特属于那种矢志不渝、追求人类大同的理想主义者，但孟德尔?兰道只是个小人物，只能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得出了与克莱门特完全不同的认识。

孟德尔?兰道没有克莱门特走运，他一出生就被认为是个外来人。七百年来，犹太人在波兰屡遭迫害、歧视和虐待。

波兰的犹太人是为逃避十字军的迫害，在中世纪“神圣的宗教清洗”前，从德国、奥地利、波希米亚跑到波兰的。

孟德尔?兰道如所有波兰的犹太人一样，耳闻目睹了老一辈的遭遇：宗教信仰被认为是杀生和巫术，做生意被诅咒为是奸商。

无尽的煎熬在一个复活节演变为一场灾难，疯狂的民众涌上街头，犹太人都被赶出家门，拒绝接受洗礼的人被当场处死。

他们还要承担额外的税赋，在种族隔离制度下被迫戴上黄色的臂章，名目繁多的排犹法律竟然达到一千零一条之多，为了彻底孤立犹太民族，他们被赶进了各地的犹太隔离区。

但奇迹就在这些隔离区里出现了，犹太民族没有因恶劣的生存条件消亡，反而发扬光大了他们的信仰和文化，繁衍壮大了他们的民族。在像外星人似的被与世隔绝之后，犹太人越来越转向他们的摩西去寻求法律的庇护，这些法律最终成为约束他们行为准则的有效律法。在隔离区，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家庭与社区的关系异常紧密，以致在隔离区消失之后，这种纽带关系仍然流传下来。

对波兰的统治者来讲，隔离区只是对付犹太人的手段之一，法律禁止他们拥有土地，由于担心犹太人的竞争力，法律还禁止他们经商和从事手工艺。

任何时候，只要波兰遇到天灾人祸，隔离区里的犹太人就被当成是替罪羔羊。成群结队的暴徒，在无知的仇恨和恐惧的驱使下，冲进隔离区，殴打和杀害犹太人，捣毁他们的家园，掠夺他们的财物，直到这种不光彩的行径成为暴徒们习以为常的消遣。

到了1648年，长达四个世纪鱼肉犹太民族的行径达到了它的顶点，在哥萨克人的叛乱中，五十万犹太人惨遭杀害，就连刚刚出生的婴儿也被失去理性的刽子手扔进坑里活埋。

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在西欧各国已经成为过去，但在波兰却又死灰复燃。1648年的可怕悲剧，与数百年来对犹太民族的迫害，造就了隔离区高墙后面的一个奇特现象。

综观犹太民族的历史，每当黑暗的岁月让希望破灭，就会出现一些自我标榜为是“弥赛亚”的救世主。在1648年大屠杀那个最黑暗的时刻，

又站出了一批这样的“弥赛亚”，他们每个人都自称是为实现弥赛亚的预言而生，每个人都有大批的追随者。

这些“弥赛亚”出现后，针对几个世纪来犹太民族的不幸，掀起了一股神秘主义和疯狂解读《圣经》的思潮。在他们绝望的救世企图下，他们的鼓吹者在神秘主义、占卜术、良好愿望的基础上，对《圣经》编撰了稀奇古怪的注解，希望通过一种称之为卡巴拉的思想体系，在上帝的引领下，让他们远离野蛮的杀戮。

当“弥赛亚”们和卡巴拉信徒们沉浸在自我标榜和对《圣经》的解读时，隔离区里又兴起了一股第三势力——哈西德教派，他们恪守苛刻的生活准则，专注于学术研究和宗教祈祷，渴望在虔诚的祷告和宗教迷信中，摆脱现实中的痛苦。

弥赛亚——卡巴拉——哈西德教派，无一不是苦难和绝望的产物。

孟德尔?兰道知道，欧洲的启蒙运动，揭开了历史崭新的一页。波兰人民为争取自由，经历了无数场战争、革命和争权夺利，而每当波兰面临边界威胁和领土纷争的时刻，犹太人就拿起武器，和波兰人民并肩作战，为国家的强盛，宁愿放弃自己民族的利益。

事过境迁，在1939年的波兰共和国，他和家人已不必寄居在隔离区里，三百万波兰犹太人，已经是国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迫害并未随着共和而消失，不平等的税赋，经济上的限制，甚至在天灾面前，犹太人都要受到诅咒。

◎越过约旦河 第二十二节（2）

尽管犹太隔离区已经成为过去，波兰却更像是一个放大了的隔离区。自从1936年，孟德尔?兰道经历了发生在布热希奇、琴斯托霍瓦、布拉兹台克，以及马佐夫舍地区的明斯克的反犹骚乱和杀戮，耳闻目睹了那些咆哮着的流氓无赖，专门干着砸犹太人商店和剪犹太人胡须的勾当。

所以，孟德尔?兰道和约翰?克莱门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两个结论。他

很清楚，犹太民族在波兰尽管已经存在了七个世纪，他们依然被看做是个外来民族。

他是个简单而又平凡的人，他的妻子利亚也是个最普通的女人，一个勤劳奉献的贤妻良母。

孟德尔?兰道总想给孩子们留下些什么，但他既没有哈西德教徒的宗教狂热，也不相信弥赛亚或卡巴拉的占卜术。

孟德尔仅仅保留着最基本的宗教信仰，像基督徒对待复活节和圣诞节那样对待自己的犹太节日。他不盲目崇拜《圣经》，但承认它的历史价值和对犹太民族的评价，有鉴于此，他没有让他的孩子们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

孟德尔?兰道留给孩子们的是理想，那是一个遥远和梦一样的地方，犹太民族总有一天要返回巴勒斯坦去重建故土，要想与人平等，不能没有自己的祖国。

为了家庭的吃、穿、住、教育和关爱，孟德尔?兰道拼命工作着，他不奢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巴勒斯坦，也不相信孩子们有这种可能，但他不能没有理想。

孟德尔在波兰的犹太人中间并不孤立，三百五十万犹太人里，成千上万人追逐着同一个命运，宗教界、劳工界、军人、商人，不同领域里出现的犹太复国主义，汇成了喷涌不息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泉源。

作为工会成员，孟德尔和他的全家，都是一个叫“救世军”的劳工组织的成员，以至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也都深受“救世军”的影响。一批批来自巴勒斯坦的说客，招兵买马、鼓动宣传、座谈、歌舞、诱人的期待，更加深了他们心中憧憬的那个理想。

和其他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一样，“救世军”经营着自己的垦荒中心，青年男女在那里接受各种培训，一旦他们在巴勒斯坦买下新的土地，经过培训的人们就被送去从事耕耘。

兰道一家六口，除了他和妻子利亚外，大儿子曼德科已经十八岁，身材魁梧，不仅是个面包师，还是“救世军”里的一个小头头；两个女儿——一个叫鲁思，十七岁，性格和妈妈一样，很内向，正在和一个叫詹恩的“救世军”小头头热恋着；另一个叫丽贝卡，十四岁；杜夫最小，是家里的宝贝。他只有十岁，大大的眼睛，金黄的头发，因为太小，“救世军”不要他。他很崇拜哥哥曼德科，在哥哥的默许下，经常

跟着去参加一些集会。

1939年9月1日

在制造了一系列边境摩擦后，德国军队于今天正式侵入了波兰境内，孟德尔?兰道和大儿子曼德科应招参加了波兰军队。

仅仅二十六天，纳粹德国的军队就粉碎了波兰军队的抵抗，孟德尔?兰道和其他三万名犹太士兵，作为波兰军人战死沙场。

在这个危急时刻，兰道一家顾不上悲伤，曼德科从战场一回来，就带领全家投身到大势已去的华沙保卫战中。

德国军队进入华沙后，多数波兰犹太人对生活仍然抱有幻想，但救世军和其他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却已经感到，危险就在眼前。

有些组织选择了前往德军入侵波兰时，被苏军占领的波兰东部，有些发起了地下抵抗，还有一些在地铁里成立了避难所，救世军和大多犹太团体决定，要团结，要行动一致。

经过表决，救世军决定留在华沙，成立抵抗阵线，并保持和境内其他救世军组织的联系。曼德科被推选为军事首长，尽管他还不到十九岁，鲁思的男友詹恩做他的副手。

随着德国人建立了政权，汉斯?弗兰克被任命为地方首脑后，一系列的反犹法案和行动就开始了。宗教活动遭到禁止，旅行受到限制，税赋增加，犹太人失去了公权、民权、选举和被选举权，犹太人被禁止领取救济分配，禁止出现在公共场所，禁止去学校上课。

是否恢复成立犹太隔离区又成为热门话题。

在推行了一系列反犹法案的同时，德国人在波兰人民中间发起了一场“启蒙运动”，将已经流行的观点“是犹太人造成的这场战争”推向高潮，他们甚至无耻地表白，他们的侵略行径，是要将波兰从“犹太布尔什维克”手里解救出来。在华沙和其他城市，到处张贴着犹太人侮辱修女和堕落行为的海报，剃犹太人胡须、亵渎犹太教堂、在公开场合凌辱犹太人的行为受到了鼓励。

◎越过约旦河 第二十二节（3）

德国柏林

在柏林，纳粹头子们为了对付所谓的犹太问题，绞尽脑汁地编撰着他们的规划：海德里西——秘密警察头子，力主将犹太人作为人质勒索后，再集体驱逐出境；财政怪才舒哈叔特建议要慢慢地榨干犹太人的资产；在充斥着各种言论和观点的政坛上，把犹太人送到马达加斯加岛去的旧议题又重新提起，如果不是英国佬的封锁，最好把他们送去巴勒斯坦。

一直具体负责安置犹太人的盖世太保上校埃伊克曼，出生于巴勒斯坦，讲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因此，他似乎成为解决犹太问题方案的权威。他的总部设在了库尔法斯特大街46号，在最终解决方案出台前，很明显，他们需要一个大规模的安置计划。多数纳粹头子认为波兰是一个理想的地方，那里已经有了三百五十万犹太人，在那里安置也不会遇到西欧国家的反对。

汉斯?弗兰克反对在波兰安置过多的犹太人，他已经想方设法以饥饿、枪杀、绞刑来减少犹太人的数量，但他必须服从来自于柏林的命令。

公告一出，德国人就在波兰撒下了围捕犹太人的大网，冲锋队杀进村庄和小镇，将犹太人包围起来，很多人连生活必需品都来不及带，就被塞进闷罐火车，送到各地的集中营。

有些犹太人得到消息提前跑了，跑不掉的想花些钱藏在基督徒的家里，但几乎没有人愿意承担藏匿犹太人的风险，即使有，这些人也是榨干了躲藏者的最后一分钱后，再把他们交给德国人。

一旦犹太人得到了安置，按照法律，每个人都必须戴上白色的臂章，上面印有“大卫之星”的标志。

波兰不是丹麦，波兰人对歧视犹太人的法律没有表示异议，犹太人只好戴上了臂章，“大卫之星”的标志显得异常的刺眼。

1939年冬

华沙

那些日子对兰道一家是痛苦与辛酸的，他们失去了孟德尔?兰道，犹

太隔离区的话题议论纷纷，德国人的安置计划，食品的匮乏等，都让生活变得很艰难。

1940年初的一个清晨，突然有人敲门，为德国人工作的波兰警察到了门外，他们通知利亚?兰道，两个小时之内，带上她的东西，搬到华沙犹太人安置区里去。没有赔偿，没有时间收拾准备，婚后二十年辛苦积攒下的房子和家产，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兰道一家和所有华沙的犹太人，被安置到了城中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地方。

曼德科和詹恩很快找到一个三层小楼作为栖身之地，这里也是他们这个一百多人的救世军组织的总部。兰道一家五口挤进一间有折叠床和两把椅子的房间里，而卫生间和厨房是和其他十家合用。

华沙的犹太人被赶进了一个狭小的地区，从翟洛佐莱姆科沙街到公墓，长约十二个街区，宽不到六个街区，而救世军总部就坐落在莱斯诺大街附近那个专门制作刷子的工厂区。虽然曼德科照旧做着面包生意，大厨房里还有救世军的食品，暂时没有财政急需，利亚还是尽可能带出了一些首饰和值钱的东西，以备将来有用。

各地的犹太人，背着背包，推着小车，携带着可以携带的所有家当，川流不息地涌进了华沙；一列列火车，把数不清的犹太人倾泄到居住区旁，很快，居住区变得拥挤不堪。詹恩的家人也搬了过来，小小的房间里挤进九个人，鲁思和詹恩的关系成为公开的秘密。

德国人让犹太人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很快，它变成了执行德国人命令的工具。一些认为最好和德国人站在一起的人，加入了犹太警察部队。狭小的居住区里，人口迅速超过了五十万。

1940年底，波兰被占领一年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送进了劳改营。华沙犹太人居住区周围出现了一道十英尺高的围墙，围墙上竖起了铁丝网，十五个进出通道由波兰和立陶宛警察把守着，犹太隔离区再次出现在波兰。几乎所有公共交通中断了，曼德科也失去了在隔离区外的工作，隔离区内的食品配额，根本无法支撑里面一半人的生活，能够让家人苟延残喘的，是那些在劳改营或工厂里工作，持有劳工卡的人。

隔离区的形成带来了恐慌，一些人开始变卖家产以换取食物，另一些人逃到基督徒那里寻找希望，但多数逃跑者换来的不是死亡就是被出卖，高墙里面的生活演变成了无休止的煎熬。

◎越过约旦河 第二十二节（4）

曼德科?兰道逐渐表现出他的领导才能，由于在救世军中的重要身份，他有幸能够经营隔离区里几个屈指可数的面包房中的一个，通过大家的团结和努力，他的组织勉强维持着温饱，生活得以延续。

隔离区内的生活并非毫无生机，一个水平很高的交响乐团每周都有演出，学校照常开课，文艺宣传队活动频繁，辩论和讲座随处可见。隔离区内还有自己的报纸、自己的货币、秘密的宗教活动，救世军是组织和推广隔离区生活的主要角色，小兰道很想经常参加救世军的活动，但在大家的要求下，只好返回学校。

1941年3月

波兰沦陷后的第十八个月，阿道夫?希特勒宣布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方案。在这个口头命令的六周后，秘密警察头子海德里西在大瓦恩斯的一个秘密会议上，向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其他纳粹高官传达了这个魔鬼的决定。

最终方案

＝

种族灭绝

盖世太保上校埃伊克曼作为专家，负责铲除所有欧洲的犹太人。

几个月内，亲纳粹的东正教徒经过动员，组成了特别行动队，在种族清洗的命令下，席卷进波兰、波罗的海各国、被占领的俄国领土。按照计划，特别行动队把犹太人包围起来，带到偏僻的地方，强迫他们为自己挖好坟墓，然后剥光他们的衣服，跪在自己的墓前，再用子弹打穿他们的脑袋。

发生在俄国基辅郊区一个叫巴比?亚尔的地方的特别行动，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三万三千名犹太人被驱赶到一个巨大的土坑前，屠杀持续了两天两夜。

特别行动队的屠杀，居然没有遭到当地人的反对，甚至还得到他们的认同。在巴比?亚尔，屠杀就是在乌克兰人的欢呼声中进行的。

通过特别行动队实施的种族清洗显然已经不能让纳粹满意，枪杀的速度既低效又引人注目，饥饿也不能让犹太人马上毙命。

埃伊克曼、保罗?波勒拜尔、希姆莱、斯特雷克海尔等纳粹高官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在铁路终点和人口稠密地区筛选出隔离区，然后以最廉价的成本在这些地方成立集中营，处决必须以流水线的方式进行。

新成立的集中营高官，统统从原德国境内的集中营里提拔。

1941年冬

华沙犹太隔离区内，死亡的人数已经让巴比?亚尔的屠杀相形见绌，成百、成千、成万的人开始因饥饿和寒冷死去。婴儿饿得没有了哭声，老人虚弱地放弃了祈祷。每天早上，大街上到处都是尸体，清洁工人步履蹒跚地穿过街头，将这些尸体装上手推车，成堆的婴儿、孩子、男人、女人的尸体，就这样被送去火化场焚烧。

曼德科的面包房已经关门，救世军也面临危机。为了生存和食物，十一岁的杜夫放弃了上学，他像一只狡猾的狐狸，竖着耳朵，四处寻觅。兰道家里很长时间揭不开锅了，当大家都感到无能为力时，利亚卖掉了一件首饰，换回一点吃的。

那是个漫长而可怕的冬天，兰道全家在又一次连续几天忍饥挨饿后，终于有了一点食物可以果腹，但利亚的手上，却失去了一件她珍爱的结婚手链。之后，他们似乎运气不错，救世军搞到一匹骨瘦如柴的老马，尽管教规禁止吃马肉，面对饥饿，大家已经顾不上了。

鲁思和詹恩在那个冬天结了婚，十九岁的她由于饥饿，看起来有些枯瘦；蜜月只能和兰道一家四口、詹恩一家三口共用一个房间，但小两口显然还是可以找到时间独处，第二年春天，鲁思怀孕了。

曼德科作为救世军领导的一个主要责任，是设法保持与外界的联系。他常常要用钱去贿赂波兰和立陶宛警察，同时还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城市下水道系统，他在高墙内外建立了一条秘密通道，但他们要小心躲避华沙城里的那些波兰流氓，一旦被抓，不是被敲诈就是被送到盖世太保那里领赏。

救世军已经有五个人被捕，鲁思的丈夫——詹恩被抓住后，送到盖世

太保那里被绞死了。

小兰道越来越学会了如何生存，他向曼德科建议，由他负责通过下水道传递书信，他的金发碧眼使他看起来不像是个犹太孩子，小小年纪也不会引人注意。尽管他态度坚决，曼德科还是拒绝了他。作为哥哥，他知道弟弟的精明和能力，但感情不允许他让小兰道去做这个危险的工作。直到有一天，在曼德科又一次连续失去两个信使后，才不得不让杜夫先试一试。利亚没有表示反对，她知道，大家在高墙里面，每天面对的也都是死亡。

◎越过约旦河 第二十二节（5）

杜夫很快就证明了他是最好的信使，他在高墙内外建立了几条路线，对华沙城下那个充满恶臭、泥泞、腐物的下水道系统了如指掌。每个星期，杜夫都要在黑暗中，穿过齐肩高的污水，来到扎布热瓦斯卡99号的一座公寓里，去见一位叫旺达的夫人。每次都是在那里饱餐一顿后，带上手枪、弹药、钱、通信零件及关于游击队和其他隔离区的消息，再通过下水道返回。

每当杜夫有空，他喜欢在救世军总部和曼德科还有丽贝卡待在一起。丽贝卡的工作是伪造旅行文件和护照，他看着看着就开始帮忙，没有多长时间，他的拷贝和复制的天分就得到认同。杜夫的眼光很准，手也很稳，在他十二岁时，他成了救世军中最好的造假者。

1942年春末

为解决犹太人问题，德国人终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们成立了一些集中营，专门负责集体根除犹太人。在特雷布林卡村附近，约三十三亩的隔离区被划出来，用于解决华沙的犹太人。德国人在两座主要建筑里，安装了十三间毒气室，工作和管理人员在这里还有休息室，楼外空旷的野地里，是他们焚烧尸体的地方。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是首批杀人集中营中的一个，从此，这样的专业杀人集中营到处可见。

1942年7月

犹太人开始准备他们的哀悼日，在华沙和波兰各地的犹太人，恐怕比

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更为悲哀。这是犹太人一年一度的斋戒日，是为了纪念二千年前，耶路撒冷的神庙被巴比伦和罗马入侵者焚毁的日子。从那时起，犹太人没有了祖国，流离失所，四海为家。

1942年的哀悼日，是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的种族清洗的开始。

当华沙的犹太人在为他们的祖先和自己的悲惨命运祈祷时，德军的巡逻队开进了隔离区，停在了犹太人委员会的办公楼前。与往常他们进来抓劳工时的表情不同，这一次，空气中都充满了他们的邪恶。他们只抓老人和孩子，老人们被驱赶到一起，孩子们被从妈妈的怀里抢走，恐慌在隔离区中迅速蔓延。

被包围起来的人聚集在阿姆斯科拉格波拉茨，然后被送去火车站附近的斯多基大街，车站里停着一列列闷罐车厢；迷乱和受到惊吓的人们拥挤在一起，疯狂的父母在枪口的威逼下，被迫与自己的孩子分开，空中不时回荡着德国士兵的枪声。

无知的孩子们在德国士兵的哄骗下，高兴地以为是去郊区野餐，而很多人面对这个突然行动，还没有清醒过来就被带出了隔离区。

火车向着特雷布林卡驶去，种族清洗的前夜，一切准备就绪，1942年的哀悼日就这样开始了。

两个星期后，从扎布热瓦斯卡99号旺达的公寓里返回的杜夫?兰道，带回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哀悼日和随后几次被围捕抓走的人，都被带到一个叫特雷布林卡的地方，送进了毒气室。波兰其他地方传来的消息，都证实了在波兰还存在许多这样的集中营：克拉科夫地区的贝乌热茨和海乌姆诺各有一座；卢布林附近的梅丹奈克集中营正在准备启用；消息同时透露，还有很多地方正在兴建类似的集中营。

在毒气室里被集体屠杀？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身为救世军领导的曼德科，约见了隔离区内其他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会后发表了共同声明，立刻举行起义，打破高墙封锁。

这个呼吁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情绪，却很难落实。他们不但手无寸铁，而且在那些持有工作证的劳工大军中也得不到支持。

更主要的原因是，起义在波兰没有基础。在法国，维希政府坚决地拒绝了德国人的要求，没有将犹太人送交他们；在荷兰，市民共同的行动是把犹太人都藏了起来；在丹麦，国王不仅蔑视德国人的权威，丹麦人民还把所有犹太人安全地疏散到了瑞典。

而波兰，即使他们没有同意将犹太人种族灭绝，他们也没有反对；即使他们反对，他们也无所作为；有幸得到波兰人民庇护的犹太逃亡者，屈指可数。

在犹太隔离区内，不同的犹太团体或派别信奉着不同的哲学；宗教和劳工、保守派和左翼常常对立和争论着，犹太民族爱好辩论，因此，隔离区生活中的辩论犹如家常便饭。但面对即将降临的灾难，为拯救隔离区内的所有幸存者，曼德科的救世军将不同派别团结在一起，并最终成立了波兰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

◎越过约旦河 第二十二节（6）

杜夫更加频繁地往返于旺达的公寓与隔离区之间，每一次，他都带去委员会给波兰地下抵抗组织的乞求，希望得到武器和帮助。遗憾的是，他们的乞求几乎如泥牛入海，仅有的答复也是让人失望。

整个夏天，德国人没有停止在隔离区内的围捕和在特雷布林卡的屠杀，这一切，让委员会深感绝望，同时更加感到责任重大。

进入9月的一天，杜夫在华沙城里遇到了危险。他刚刚离开旺达的公寓，就被四个流氓盯上了。在被追进一条死路后，他们要他出示证件。他靠墙站着，四个人冲上来，扒掉了他的裤子，当发现他做过犹太割礼后，他们开始打他。杜夫拔出准备带回隔离区的手枪，杀死了其中一个，并在其他流氓被吓跑后，迅速潜入了下水道。

回到救世军总部后，他仍然因惊吓而感到恐惧和不安，在哥哥曼德科的安慰下，他才感到安静和好过一点。曼德科已经二十一岁，但经常显得憔悴和疲惫不堪，作为领导，他不得不超负荷地工作着，保证了救世军的团结和战斗力。兄弟两个说着知心话，直到杜夫平静下来后，曼德科搂着杜夫的肩头，带着他从办公室返回住地。路上，他们谈到鲁思即将出生的孩子，杜夫很快要当舅舅了，虽然救世军的人都会是孩子的姑姑、婶婶、伯伯、舅舅，但只有杜夫才是孩子真正的舅舅。救世军里还有很多对新婚夫妇，最近又新添了三个宝宝，不过鲁思的宝宝应该是最出色的。曼德科告诉杜夫，生活还是美好的，他们刚刚又搞到一匹马，准备再举办一个盛宴。快到家的时候，杜夫终于

露出了笑容，并对哥哥表示是多么地爱他。

他们打开家门，看到丽贝卡的表情，立刻感到家里出了大事，曼德科费了很大的劲才让妹妹平静下来。

“妈妈和鲁思都被从工厂带走了，在去阿姆斯科拉格波拉茨的路上，她们的工作证都被作废了。”

杜夫掉头就向外跑，被曼德科一把抱住，任凭他在怀里又踢又叫着。

“杜夫，我们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妈妈、妈妈，我要去见妈妈。”

“杜夫，我们不能去！”

怀孕八个月的鲁思，没有死在特雷布林卡的毒气室，而是被塞进牲畜车后，因早产，和孩子一起死在了去特雷布林卡的路上。

特雷布林卡的秘密警察头子沃尔斯上校正在大发雷霆，集中营里最大的毒气室又出现了系统故障，而从华沙满载犹太人的一列火车正在路上。沃尔斯一直在为特雷布林卡享有波兰其他集中营所没有的特别处置权而自鸣得意，但这个时候，工程师们却告诉他，在华沙火车到达前，没有办法让毒气室正常运转。

更糟糕的是，恰恰在这个时候，秘密警察上校埃伊克曼和希姆莱要亲临现场视察，沃尔斯原打算以一场干脆利落的毒气战向他们表示敬意。

现在，他只好把所有陈旧、被淘汰的毒气卡车搜罗到一起，开到车站旁边，等待从华沙过来的火车。毒气卡车一般每次只能装二十人，但这次特别行动，每辆车要塞进二十八个人，当他们发现在被害者的头上脚下还有空间时，又强迫在每辆车上再塞进八到十个孩子。

火车到达特雷布林卡车站时，利亚?兰道还沉浸在对鲁思的悲伤中。但她很快就被从牲畜车上赶下来，与其他三十个人，在皮鞭、棍棒、狼狗的驱赶下，举着双手，挤进一辆等候在那里的货车。铁门在货车塞满后砰的一声关上，卡车启动了；几秒钟内，铁皮车厢里涌进大量一氧化碳，车内所有人在抵达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时全部窒息而死。他们被倾倒进一个露天大坑里，遇难者的金牙则被拔掉掳走。

不管怎样，利亚没有便宜了德国人，早在饥寒交迫时，她就已经用自

己的金牙为大家换了吃的。

随着冬天来临，德国人的围捕行动也越来越疯狂。

整个隔离区里的人，带着他们所有的财产，搬进了地下室。这些地下室，像救世军组织的那样，经过改装和扩建，变成了一个个地下堡垒，成十成百个地下堡垒，最终编织成一个巨大的地下隧道工事。

德国人和他们的走狗——波兰及立陶宛警察，越来越发现他们在隔离区里已经抓不到人了。

这让德国人很生气，但地道伪装得很好，几乎不可能被发现。终于有一天，德军驻华沙司令坐不住了，他亲自出面，来到隔离区，找到犹太人委员会的主管，勒令委员会必须协助德军，找出那些逃避“劳动责任”而躲起来的懦夫，加快“安置”计划的实施。三年来，委员会一直处于既要应付德军命令，又要设法营救自己人民的困境中，如今，在德军当局的威逼下，委员会主管以自杀做出了回答。

◎越过约旦河 第二十二节（7）

这是隔离区面临的又一个寒冬。

曼德科的救世军奉命在工业区里设置防御阵地，而杜夫只要离开了下水道，就会待在地下室里不停地伪造着通行证件，每周还可以在旺达那里享受一两顿像样的饭菜。现在，只要他从隔离区出去，还要带出一些老人和不适合参加战斗的人，而每次从外面回来，都要带回一些武器或者通信器材。

1943年的冬天，隔离区里的死亡人数变得令人震惊，原有的五十万人到了年底，只剩下五万人。

1月中的一天，杜夫正准备按计划经下水道去旺达那里，曼德科和丽贝卡叫住了他。

“我们不能再这样坐等希望了。”曼德科说道。

“杜夫，”丽贝卡插话道，“上次你在华沙的时候，我们经过讨论，决定你这次出去后就不要再回来了。”

“有什么特别任务要我去做吗？”杜夫问道。

“那倒不是……你一下还不明白。”

“什么意思？”

“我们想送一些人住到隔离区外面去。”丽贝卡解释着。

杜夫还是不明白，他只知道救世军需要他，整个委员会里没有人像他一样了解城市下水道系统的布局，如果委员会准备打一场防御战，那么他的作用应该更大；此外，他伪造的旅行文件和证件已经帮助上百人逃离了波兰，他看着他的姐姐和哥哥，一脸困惑。

丽贝卡把一个信封塞在他手里，“这是钱和证件，出去后好好待在旺达那里，直到她给你找一个好的基督徒家庭。”

“你们才没有表决权呢，这一定是你和曼德科的主意，我不走。”

“你必须走，这是命令。”曼德科说道。

“才不是命令呢。”杜夫反驳着。

“这是我身为兰道家庭负责人给你的命令！”

三个人呆呆地站在地下室的角落里，四周安静极了。“这是命令！”曼德科又重复了一遍。

丽贝卡搂过杜夫，用手捋着他的金发，“杜夫，你长大了，我们一直也没有机会疼你，不是吗？看着你一次次钻进下水道，一次次为我们偷回吃的，我们无法给你一个你应该享受的童年。”

“可那不是你们的错呀。”

“杜夫，”曼德科说道，“不要拒绝丽贝卡和我的心意，我们从来没给过你什么，但这次你必须活着出去。”

“曼德科、丽贝卡，只要能和你们在一起，我什么都不在乎。”

“求求你了……就算是为我们，我们这个家必须有一个人活下去，为我们大家。”

杜夫仰起头，看到哥哥的眼里充满了恳求。

“我懂了，”他小声答道，“我一定要活下去。”

他看看包裹，为避免在下水道里弄湿了，他把它装进一个帆布口袋。丽贝卡把他的头抱在胸前，低声说道，“我们会在埃雷兹?以色列再见的。”

“是的……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再见。”

“你是个出色的战士，杜夫。”曼德科说道，“我一直为此感到骄傲，一路平安。”

“一路平安。”杜夫重复着。

他转身爬进了下水道，心情格外沉重，这一天，是他十三岁的生日。明天，在另一个世界，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呢？

1943年1月18日

杜夫离开隔离区三天后，德国军队、波兰和立陶宛警察开进了隔离区，准备将仅剩的五万犹太人一网打尽。

德国军队遇到了波兰犹太复国委员会的坚决抵抗，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受到重创后，不得不退出了隔离区。

消息像野火般传遍了整个华沙城。

犹太人正式举行了武装起义。

那个晚上，华沙城里每一个人都坐到了收音机旁，听着波兰犹太复国委员会秘密电台一遍遍发出的求救呼声：

“波兰的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给暴君以沉重打击，我们呼吁所有隔离区外的波兰兄弟们，加入起义，打击我们共同的敌人。”

尽管他们的呼吁没有得到任何反响，坐落在隔离区里米拉大街的波兰犹太复国委员会总部大楼上，“大卫之星”的旗帜旁飘扬着波兰国旗，隔离区的犹太人选择了战死，悲壮地战死在从未属于过他们的旗帜下面。

◎越过约旦河 第二十三节

1943年5月

狂轰滥炸终于停止了，隔离区里的大火也熄灭了。

斯特路普驱赶着他的党卫军又一次冲进了隔离区，他们如愿了。犹太人丧失了所有防御能力，基本上已经弹尽粮绝。德国人有组织地一块块分割着犹太人的防御阵地，用炮火和火焰喷射器一个个地清除了每一个地堡。

他们绞尽脑汁，企图抓捕一些俘虏，拷问出防御地堡的配备和位置，但所有抵抗者们宁可被烧死，也没有人愿意投降。

党卫军撬开了下水道盖子，向里面施放毒气，泥泞的污水中立刻堆满了尸体。

波兰犹太复国委员会的零星抵抗仍在继续，他们从地堡里向德军小部队发起闪电袭击，敢死队员们一个个都视死如归，以至于德军的伤亡上升到了几千人。

在斯特路普无情的高压面前，犹太人有组织的抵抗变得毫无意义，但他们仍然出自本能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5月14日，曼德科和他的组织里仅剩的十二名救世军战士开了个会，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战斗到死，一条是跟着杜夫从下水道出去，寻找游击队。杜夫向曼德科保证，尽管德国人向下水道施放了毒气，他有把握找到安全的出路。

杜夫在高墙下弯弯曲曲的下水道里一路辗转，终于来到扎布热瓦斯卡99号的出口。在穿过这座楼的时候，本能让他感到不安，周围制高点上出现了一些可疑的人，虽然不能确定旺达是否落入盖世太保之手，但这里一定隐藏着危险。

当他于午夜返回隔离区时，眼前的一切已经面目全非，除去瓦砾和残迹，街道和建筑都不见了，空气中散发着一股股尸体烧焦的味道。他点起一支随身携带的蜡烛，钻进地堡，烛光在墙面上摇曳着。从地堡

的这一边到那一边，他查找着尸体，但火焰喷射器下烧焦的尸体已经无法辨认，他就这样失去了他最亲爱的哥哥——曼德科。

1943年5月15日，波兰犹太复国委员会地下电台发出了他们最后的声音：这里是华沙隔离区之声，看在上帝的份上，帮帮我们！

1943年5月16日，在德军向隔离区发起进攻后的第四十二天（波兰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正式成立并驱逐德国人后的四个月），作为征服的炫耀，斯特路普将军下令炸毁了特拉玛茨卡大街上的犹太大教堂。长久以来，这座大教堂是犹太教在波兰的象征，它的消失，其意义不亚于所罗门神殿毁于罗马人之手。德国人以此为标志，宣告了华沙隔离区的问题不复存在。

战后的隔离区里惨不忍睹，放眼望去，残垣断壁和碎石瓦砾一望无际。斯特路普宣称的战利品只有十六支手枪和四支步枪，如果还有，就只剩那遍地的废墟了，但没有一个犹太人成为俘虏。

面对如此野蛮的屠杀，抵抗者们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并继续战斗在残垣断壁之中。侥幸生存下来的犹太人，三三两两地组成了“鼹鼠小组”，一到晚上，就主动袭击德军的巡逻队，以至于德国人和波兰警察都认为，隔离区的夜晚，是鬼魂出没的地方。

杜夫找到了另外六个生存者，他们在一个个地堡中搜寻着，直到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隔离区里，死去的人随处可见，空气中弥漫着尸体的恶臭；每天晚上，杜夫都带着他们穿过下水道，到隔离区外面去打劫食品店。

波兰各地的犹太人陆续又举行了几次武装起义，但每一次，不是显得无关轻重、生不逢时，就是只有孤军奋战。

杜夫和其他六个人白天只能蹲在他们新挖好的地洞里，长达五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没有见过阳光。之后，三个人在华沙城内的一次袭击中丧命，二个人自杀身亡，另一个死于饥饿。

五个月后，当德军巡逻队发现杜夫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形容枯槁。德国人把他带到盖世太保司令部去审问，在经受了毒打和拷问后，还是从他身上什么也得不到。杜夫?兰道：十三岁，隔离区里的一只“鼹鼠”，擅长在下水道和瓦砾中生存，擅长仿造，安置目的地——奥斯维辛。

◎越过约旦河 第二十四节（1）

盖世太保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杜夫?兰道可以在没有外人的帮助下，在华沙隔离区的瓦砾里生存达五个月之久；他和其他六十个犹太人被塞进了一列敞篷货车，火车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向着华沙以南的奥斯维辛开去。

1940年的德国柏林

党卫军中校卡尔?赫斯来到埃伊克曼上校的办公室，埃伊克曼已经受命负责执行根除犹太人的计划，他把这个集纳粹头子们智慧的计划大纲呈示给赫斯。

大纲要求，在欧洲大陆要编织起一个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和监狱网络，盖世太保必须渗透进每个被占领的国家。

而另一类型的网络由三百个混合集中营组成，其中一半作为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

赫斯中校对大纲中隐含的种族清洗的目的印象颇深。

尽管这样，大纲的制定者们还是感到事关重大，所以把赫斯召到了柏林。按照纳粹头子们的想法，既然在西欧成立杀人集中营会遇到巨大的阻力，那么波兰正好处在西欧和巴尔干半岛之间，在那里成立一个样板是最好的选择。此外，除了要解决犹太人问题，还有俄国人、法国人、战俘、游击队、被占领土的政治犯、宗教狂热分子（特别是天主教徒）、吉普赛人、罪犯、共济会会员、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自由主义者、工会成员、同性恋、德国国内的反战分子，以及任何看着不顺眼的人。为了让欧洲成为雅利安人的天堂，所有这些人都必须清除干净。

埃伊克曼谈到的这种类型的集中营，就是专门处理这类人的。他告诉赫斯，作为纳粹，在这样的集中营里忠于职守，将会得到上峰的奖赏。然后，埃伊克曼用手指向地图，那是靠近捷克边境上的一个波兰小镇，它的名字叫奥斯维辛。

关押着杜夫?兰道驶向奥斯维辛的火车，缓慢地停靠在克拉科夫。这

里是个中转站，市郊的铁路线上，等候着即将加入他们的车厢排成了长龙。来自法国和希腊的犹太人被关在装牲口的车上、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和荷兰的犹太人被关在运煤的车上、来自意大利的犹太人被关在敞篷车上，列车向着奥斯维辛开去。天寒地冻，刺骨的冷风和漫天的雪花拍打在杜夫的身上，他在破碎的衬衣下战栗着，与难友们相互偎依在一起，抵御着严寒。

1940—1941年

德国柏林

在纳粹挑选了赫斯负责奥斯维辛集中营后，他们非常清楚他是这座杀人工厂最好的人选。赫斯在1934年希特勒上台时，就具有了管理集中营的经历。近几年，他一直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副职。赫斯是一个做事严谨和细致的人，在执行命令时从不问为什么，更让纳粹满意的是，他做起事来不怕苦也不怕累。

奥斯维辛方圆二万亩土地上的村庄和农户被清扫一空，铁丝网围起了这个地方；最好的建筑工人、工程师、科学家、运输专家以及最出色的纳粹突击队员汇聚到这里，开始了浩大的工程。毒气室选在离奥斯维辛主营地两英里远的一个叫比克瑙的地方，然后被完全与外界隔离了。这里有一个火车站，从西欧、东欧、南欧来的火车都可以直达这里。此外，奥斯维辛小镇显得很平常，它坐落在西里西亚矿区入口无尽的污泥盆地里，为了建这座集中营，纳粹不得不考虑他们内部的不同声音。

铁路和运输工具是德国军队为实施东线作战的基本保障，他们对利用宝贵的铁路资源来运送欧洲各地的犹太人感到荒唐。但纳粹顽固地认为，解决犹太人问题和东线作战同样重要。在他们把这个问题上交给希特勒后，希特勒站在了党卫军、秘密警察、盖世太保以及其他纳粹组织一边，德军最高统帅部受到了冷落。

赫斯设想着应该如何管理奥斯维辛，为此，他专门去特雷布林卡了解集体处决的方法。在访问后，他的结论是：特雷布林卡的司令官，党卫军上校沃尔斯是个愚蠢的业余杀手。在特雷布林卡，他们用一氧化碳执行死刑，效率很低，机器设备经常发生故障，利用汽油做燃料成本太高。此外，沃尔斯做事不严谨慎重，所以那里的犹太人才多次造反。最后，赫斯认为，特雷布林卡的处决能力每一次只能达到三百人，设计水平太低。

当奥斯维辛的比克瑙毒气室进入试运行后，赫斯命令开足马力，迎来

了他的首批“客人”。经过试运行，他和他的专家组钟情于一种叫赛克隆B的氢氰酸毒气原料，随后，大单的定货源源不断地送给了汉堡的一家国际杀虫剂化学公司。

◎越过约旦河 第二十四节（2）

比克瑙毒气室的设计容量为每次三千人，根据天气情况，一天最高处决人数可以达到一万人。

押送杜夫?兰道的这列火车拖着五十节车厢，停靠在距离奥斯维辛一站之地的赫扎努夫小镇。火车上每五个人中，已经有一个人死去；成百的人因过低的气温，被冻在了车厢边上，以至于要移动一下，都会撕裂身上的皮肉；母亲将孩子扔出车外，嘶哑着乞求田野里的农夫救救他们；拖出去的尸体，堆满了六节新加挂的尾车里。杜夫，尽管感觉自己就要死了，但仍然保持着仅有的那点渴望和警觉。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非常清楚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激发自己的生存智慧。火车又开动了，一小时后，将是他们的终点——奥斯维辛。

1941—1942年

奥斯维辛

赫斯务求在比克瑙的处决行动要专业、不出问题。为了蒙蔽受害者，让他们保持安静，他命令在毒气室周围种上了花草树木，目光所及之处，是用各国语言表达的“卫生检疫中心”的标志，受害者只有经过所谓的体检和祛除虱子后，才能换上新装，转移到奥斯维辛的劳改营或其他集中营中去。

在毒气室的四周和下面，是一排排整洁的更衣室，衣挂钩上的号码标记，让每个人“记住”他们的编号；为了祛除虱子，每个人的头发都要剃光，所有戴着眼镜的人都要把眼镜留在外面。

每一个人在进入毒气室前领到一块打着编号的肥皂，他们赤裸着、三千个人同时走入毒气室，沿着长长的走廊下去，两边是一排排巨大的铁门，铁门豁然开启，露出一个个庞大的“淋浴间”。

多数人静静地走进这些房间，全然不知即将要发生的一切。有些人看着手中的肥皂，发现它居然是用石头做的，还有些人注意到天花板上的淋浴喷头是假的，地面上也见不到排水沟。

当最后一刻因恐慌爆发骚动时，严阵以待的纳粹突击队员，挥动着手中的皮鞭和棍棒，把踌躇着的人们赶进“淋浴间”。

沉重的铁门砰然紧闭。

在不过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每个“淋浴间”内便因一罐或两罐赛克隆B的作用，变得死一样的寂静。

负责清理死者的囚犯开始忙碌着，把尸体送往焚尸炉。焚烧前，死者的金牙和戒指都被摘下，熔化成金块运往柏林。集中营的德国宪兵之间，还盛行着买卖死者头盖骨，作为镇纸之用的毛骨悚然的现象。

在清理死者遗物时，家庭合影与情书全部付之一炬，让纳粹冲锋队员们感兴趣的只有金银珠宝。衣物中隐藏着的婴儿，被他们毫不留情地送进了下一批遇难者中间。

赫斯非常欣赏他的冲锋队，他们在每列火车到来后工作得都很卖力。而此时，额外的配给和烈酒是赫斯对他们的最好奖励。赫斯本人从不为他们的行为产生丝毫内疚或疑问，反而津津乐道他的严谨和效率。为此，当埃伊克曼私下送来二十五万匈牙利犹太人的时候，他也没有感到丝毫不安。

赫斯不断地要求他的工程技术人员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集中营的扩建方案，在经过精心策划后已经出台。其中一个方案是，为便于焚烧尸体，要把毒气室整层通过一个液压装置抬升到焚化炉层；另一个方案是，要把比克瑙的处决能力增加到每天四万人。

种族灭绝的瓶颈在于处置尸体。开始，他们把尸体从毒气室拖出后，埋在野地里，撒上石灰，当恶臭四溢，让人无法忍受时，他们强迫犹太囚犯在野地里挖好坑，把尸体焚烧后，砸碎骸骨，直到焦臭的味道仍然弥漫在集中营四周，才使他们不得不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焚尸炉的建设和改进。

押送杜夫?兰道的火车经过奥斯维辛，停靠在比克瑙车站。

◎越过约旦河 第二十五节（1）

尽管在饥寒交迫中仅剩下一口气，杜夫凭借着对危险和死亡的敏感，仍然保持着求生的本能和警觉，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死，将在瞬间被做出决定。

车厢门打开了，敞篷车厢的上方传来了沙哑的命令，悲惨的人们跌跌撞撞地走上了站台。眼前的纳粹冲锋队员们，手牵凶恶的狼狗，全副武装，挥舞着棍棒和皮鞭。寒冷的空气里，不时响起骇人的枪声和呻吟。

长长的队伍，在站台上排成了四排，缓慢的人流一点一点，向着一个巨大的候车室涌去。

杜夫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他的左面是火车，车站外面的路上排着长长的一溜敞篷卡车，那不可能是毒气罐车。他的右面走过一排宪兵，修剪整齐的草坪和树荫装点着砖砌的毒气室。他观察着这个建筑和锥形的烟囱，确信他的右面一定是个杀人工厂。

人群越挤越紧，杜夫从心底生出一股不安。突然，人群中摔倒了一个人，两条狼狗咆哮着扑上来，把他撕成了碎片。声嘶力竭的惨叫，让杜夫一边颤抖着，一边极力控制着自己，避免流露出丝毫怯意。

他这一队挪进候车室后又分成了四排，远远的对面摆着四张桌子，每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德国医生，身边站着他的助手和宪兵。杜夫凝神盯着他前面的那张桌子，希望弄清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

德国医生随意审视着每个经过他们身边的人，然后命令他们或者向左、或者向右、或者向着中间的一个方向走去。

第一条路从候车室右面的通道出去，杜夫暗暗数着，十个人里有七个是从那边出去的，他们都是老人、孩子和看起来体弱多病的人；按照他的揣测，如果右面的建筑是毒气室的话，那些人无疑将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第二条路从候车室的左面出去，外面停着那些等待他们的卡车，十个人里一般可以有二个从那边出去；他们看起来健康、活力，如果不错的话，他们是被送到劳改营去的人。

向右意味着死亡，向左意味着生存。

然后是第三组，十个人里大概有一或二个被分到这个组。她们都是年轻的女人，有些看起来相当漂亮，偶尔一些男孩子也被编入这一组；杜夫确信那些姑娘将成为德军的战地妓女，而那些男孩子，将成为变态德军军官的玩偶。

当杜夫想到自己骨瘦如柴，不可能有生的机会时，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

旁边那个队伍里发出了一阵女人的尖叫，几个宪兵围住她，把她掀翻在地，撕开了她的裙子，一个婴儿掉了出来。

“右……右……到右边去……”那边的那个医生连声说道。

轮到杜夫?兰道站在了桌子旁边。

德国医生打量了他一下，向右撇撇嘴：“到那边去。”

杜夫温柔地一笑，非常平静地说道，“错了，医生，我可是个仿造行家，不信你可以找张纸写下你的名字，我模仿给你看。”

德国医生呆呆地看着他，对他的冷静和对命运的判断感到诧异，死亡之旅因此出现了瞬间的停滞。两个宪兵上前抓住了杜夫，准备把他从右面带出去。

“等等！”德国医生喊道，他再一次打量着杜夫，命令他转过身来——这是个聪明的家伙，虽然是在愚弄自己。他几乎要让杜夫改从左面出去的时候，好奇让他在一张便笺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杜夫模仿了他的六个签名后，把便笺递给他问道，“还能认出哪个是你的亲笔签名吗？”

几个宪兵从医生的背后伸出脑袋，看着便笺上的签名，呆住了。德国医生打量着杜夫，对一个宪兵嘀咕了几句，似乎在交代什么。

然后，他对着杜夫厉声说道，“站到这边来。”

杜夫站在桌子旁边，注视着缓缓经过身边的人流。他们似乎对他耽误了大家四分钟的时间，感到很不满意。

他下意识地观察着那些宪兵的眼光、他们手中的警棍、咆哮着的狼

狗，当再一次用眼角扫了一眼右面的那个通道后，他从心底感到一阵震颤。

五分钟过去了，又过了五分钟，长长的人流仍然一眼望不到头。

离开的那个宪兵跟着一个胸前带着勋章的高级军官来到面前，德国医生把他刚才模仿的签字便笺交给那个军官，他足足研究了有一分钟。

“你这是在哪儿学的？”那个军官厉声问道。

“在华沙的隔离区。”

“都模仿些什么？”

◎越过约旦河 第二十五节（2）

“护照、旅行证件、任何文件。”

“跟我来。”

杜夫跟着他从左面走出候车室，上了一辆等候在那里的小车，向着奥斯维辛主营地驶去。路上，杜夫不由地想起曼德科的临终遗言：“我们这个家必须有一个人要活下去。”很快，汽车驶进了奥斯维辛大门，大门上方是一行醒目的大字：解放劳工。

奥斯维辛主营坐落在一片泥泞的洼地之中，一排排木质牢棚，被纵横交错的电网分成一片片隔栅。

关押在这里的人，按照身份，分别在三十个劳工营里做着苦力，每个人都穿着黑白条条的囚服，袖子和左胸上是不同颜色的标识。粉色代表同性恋、黑色代表妓女、绿色代表刑事犯、紫色代表宗教人士、红色代表俄国和波兰、“大卫之星”代表犹太人。

杜夫的标识很特别，那是一个刺在他左手上的图腾号码，从那时起，身穿黑白条囚服的杜夫?兰道的犹太编号就是359195，

解放劳工。杜夫就这样在奥斯维辛度过了他十四岁的生日，生日礼物是捡回了一条命。与成千上万奥斯维辛难友相比，杜夫作为人才，幸运地分配到一个赝造单位。他所在的部门，专门负责伪造供德国间谍使用的一美元和五美元的纸币。

很快，杜夫就感到生不如死。

在这里，难友们常年食不果腹，繁重的劳动和每天只有五个小时的睡眠，让他们一个个形容枯槁；面对疾病、折磨、毒打、羞辱，无所不用其极的暴行，所有的人几乎都要疯了。

在这里，每天都会发现上吊或死在电网上的难友，每天都有按照点名，在众目睽睽下被脱去裤子，遭受鞭挞的受害者。

在这里，受到惩罚的人们被关进狭小黑暗的单身牢房，每天只能吃到加了很多盐而非常咸的菜帮子，造成无法忍受的饥渴。

在这里，纳粹医生威尔特赫、舒曼、克劳伯格等以科学研究的名义，在特定的X区里保留着大量的人体器官；而波兰医生瓦迪斯洛?德林则在他的德国主子的命令下，以精神病学研究的名义，将犹太男女的睾丸和卵巢切除，阻断他们的生育繁衍能力。

这就是奥斯维辛，就是杜夫?兰道的生命代价，就是解放劳工。

“兰道一家必须有人要活下去。”这是曼德科的心声。但自己怎么就记不清他的音容笑貌了呢？还有鲁思、丽贝卡、妈妈、爸爸？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死亡和恐惧，杜夫已经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爱和关心。

火车在比克瑙进进出出一晃又是一年，在奥斯维辛劳工营，因折磨、疾病、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同比克瑙被处决的人数一样惊人，凭借着仅存的那点活下去的欲望和动物的本能，杜夫顽强地生存下来。

即使在这最黑暗的地狱里，人们还是偶尔感受到一线希望的曙光；劳工营里存在着乐队、活跃的地下组织、收音机，甚至男女之间还可以有一些交往。

1944年夏

整个奥斯维辛表现出一种奇怪的躁动，空中经常飞过俄国的轰炸机，秘密广播开始报道德军战败的消息，在纷杂和混乱的现象中，带给人们一丝渺茫的希望。每当联军取得一个胜利，纳粹就以异常疯狂的屠

杀，堵住人们对德军战败的议论。而在比克瑙，纳粹更是加快了屠杀步骤，毒气室几乎是在全天运转。

1944年秋

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表明，德军已经失去赢得战争的希望，他们正在各条战线节节溃败。但在战场上的失败，却促使他们加快了清洗进度，埃伊克曼上校采取了所有手段，来完成他的种族清洗任务。

1944年10月

在比克瑙处理尸体的犹太囚犯举行了暴动，暴动中，他们炸掉了一座焚尸炉。就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德国卫兵和他们的狗被袭击后扔进了火葬场，直至暴动被镇压，从奥斯维辛调来新的囚犯接替他们的工作。

埃伊克曼在绝望中，发出了临终前的指示：立刻将在捷克特荷里斯爱恩斯塔德集中营接受所谓保护的二万名犹太精英，押送比克瑙，秘密处决。

在比克瑙被处决的犹太人数每天都在增长，最终统计数字达到：近百万波兰人、五万德国人、十万荷兰人、十五万法国人、五万奥地利人和捷克人、五万希腊人，二十五万保加利亚、意大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人，二十五万匈牙利人。

随着种族灭绝的屠杀一天天加快了进度，越来越多的囚犯被调进比克瑙去处理成堆的尸体。

1944年11月

一天，奥斯维辛的赝造工厂突然被关闭了，所有的人都被押送到比克瑙去处理尸体。

杜夫的工作是守在毒气室前的走廊里，在他们面前，是沉重的铁门后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和疯狂的撞击；当一切都鸦雀无声后的十五分钟，毒气室的铁门打开，在成堆的死难者中，杜夫和其他处理尸体的难友们用绳子、钩子，拽起他们的胳膊大腿，把他们送进焚尸炉。在清理尸体后，他还要把毒气室打扫干净，又一批受害者已经在换衣间等待他们的命运。

杜夫在如此恐怖的环境里干了三天，曾经支撑他活下来的意志和对强权的蔑视，在强烈的冲击下，一点点被耗尽。他开始恐惧铁门打开

时，面对成堆尸体的那一刻，他开始想念隔离区甚至下水道时的生活，他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再承受那样恐怖的场面。

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西线联军和东线俄国军队的压迫下，德国人命令拆毁所有的焚尸炉，炸掉所有的毒气室，埋葬在波兰各地的尸骨又被挖了出来，碾碎后抛撒干净，所有幸存的犹太人被紧急调用的火车，押解到德国境内，纳粹正在竭尽全力地掩盖他们的罪行。

1945年1月22日

俄国军队开进了奥斯维辛和比克瑙，肆无忌惮的谋杀终于结束了。十五岁的杜夫?兰道是三百五十万波兰犹太人中幸存的五万人中的一个，他实现了对哥哥的承诺。

◎我们的土地 第二节（1）

1884年的俄国日托米尔地区

西蒙?拉宾斯基是个鞋匠，太太雷切尔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西蒙有两个儿子，都是他的骄傲。

小儿子叫雅可夫，十四岁，思维敏捷，性格外向，心直口快，可以为一件小事就与人争论不休。

大儿子叫乔西，十六岁，相貌鲜明，身材魁梧，站起来有六英尺高，长着一头和妈妈一样的红发。乔西的性格和雅可夫截然不同，非常温顺，显得文静、深思熟虑、彬彬有礼。如果能把雅可夫的大脑安在乔西的身材上，那简直就是创造了一个超人。

拉宾斯基的家非常穷，他们住在俄国西部一个犹太定居点里，这个地区包括比萨拉比亚、乌克兰、克里米亚、部分白俄罗斯。定居点成立于1804年，是犹太人在俄国境内唯一可以安家的地方。事实上，这里是个巨大的贫民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是他们的禁地，只有少数有钱的犹太人家通过贿赂，才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

犹太隔离区的出现，是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犹太人被歧视和排挤后的一种演变。早在公元一世纪，犹太人就定居在克里米亚，统治那个地区的哈扎斯因此信仰了犹太教，并奉为他们自己的宗教。哈扎斯的王国，实际上是一个犹太国家。公元十世纪，北方强大的俄罗斯人打败了哈扎斯，驱散了那里的人民，从此揭开了反犹的肮脏一幕。

当俄罗斯人登上权力宝座之时，南方的伊斯兰教也高举起了他们的刀剑。在那个年代，穆斯林占据了俄国的半壁河山，作为起义的重要力量，犹太人感到了和平与希望。

在穆斯林最终被打败以后，整个俄国落入了沙皇和希腊教会之手，成百上千的犹太人被当作“异教徒”送上了中世纪的火刑柱。无知的农民在虚构的谎言下，认为这些犹太人是巫师、会魔法，要用基督徒的鲜血去祭奠他们的宗教仪式。

几个世纪的迫害到凯瑟琳一世的时候达到了顶点，那些不愿意加入东正教的犹太人，在连串的反犹骚乱中被屠杀。由于让犹太人改信东正教的企图没有得逞，凯瑟琳一世将一百万犹太人逐出俄国，其中大部分人去了波兰。

从那以后，波兰领土上的战争此起彼伏，征服与反征服、割据与再割据，直到凯瑟琳二世重又主宰了这一百万被逐出俄国的犹太人的命运。

所有这些事件，是形成犹太隔离区的直接原因。1827年，犹太人被从各地驱赶到几个已经拥挤不堪的城市犹太社区；同一年，沙皇颁布了法令，每年都要征召年轻的犹太人去服兵役。

西蒙?拉宾斯基——日托米尔的一个鞋匠和他的家人，像狱中的囚犯那样，在这样的隔离区里过着非人的生活。犹太社区和其他沙俄人民之间几乎没有来往，只有那些税务官经常光临社区。他们离开的时候，会带走任何可以带走的东西——从祭奠用的蜡烛到床、枕头和鞋子。除这些人外，频频光顾社区的人，是那些疯狂的哥萨克人、农民、学生，他们尖叫着涌进犹太社区，带走的是鲜血和生命。

被主流社会抛弃的犹太人对他们的“祖国”毫无感情，他们的语言和文字并非俄文，而是一种不纯的德文——依地语。他们的祈祷语言是希伯来语，甚至装束也与众不同。他们头戴黑色的大沿帽，身穿宽松的长袍，留着鬓角的卷发。由于法律禁止他们留卷发，结果围捕犹太人、剪掉他们的卷发，成为当时俄国国内一场浩大的运动。

西蒙?拉宾斯基像他的父辈那样，被迫生活在贫民区的高墙后面。由于太穷，他们会为了一个铜板而讨价还价。在贫民区里，人们信守生意场上的道德法则，对他人生计的侵害、诈骗、掠夺都是决不允许的。

社区生活，围绕着神圣的律法和教堂，围绕着作为老师、宗教领袖、法官、社区管理者的拉比们在运转。隔离区里的拉比都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们有远见，所以很少有人质疑他们的权威。

贫民区里，犹太人在拉比的领导下，有自己的政府，有各级办事机构和监管制度，有众多《圣经》和《塔木德经》（犹太法典）的信奉团体，有孤儿救助组织，有病人、老人、残疾人互助会，有婚丧服务，有选举产生的教堂召集人和其他神职人员，有宗教法庭和唱诗班，还有遵循教规的洗礼，总之，社区里的生存法则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我们的土地 第二节（2）

穷人在帮助更穷的人，慈善施舍成为教规中第十一条不成文的戒律，杰出的学者和宗教领袖受到尊重，对智慧的探索不容被干扰。

在大家眼里，西蒙?拉宾斯基的智慧仅次于拉比，隔离区里每个人都很穷，学问就成了财富的唯一标准。作为教堂执事，西蒙年年都被选为社区的高层管理，每当看到儿子们对他的当选表现出的惊奇，西蒙就会感到非常自豪。

犹太人把他们的宗教法典视为大海，即使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无法读懂。拉宾斯基兄弟刻苦地学习这部关于律法和风俗的巨作，品味着从社会行为到个人卫生的谆谆教诲。

除此之外，他们还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旧约》全书中有关律法的经典之作——《摩西五书》。

他们学习了《圣经》、传说、智慧的谚语、中世纪前犹太学者对《圣经》的注解，以及流传民间的Mishnah律法，他们还学习了充满神秘色彩的“卡巴拉”和关于声乐、风俗、节假日的祈祷式。

拉宾斯基兄弟还学习了后《塔木德经》时代最伟大的学者——摩西和拉什的教诲。

尽管拉宾斯基一家过得很艰难，但生活并非毫无希望，这里有聊天、辩论、流言飞语，有婚礼、丧葬、婴儿新生，有节假日和各种比赛，还有宗教仪式和安息日。

每周都有一个晚上，让西蒙和贫民区里的犹太人感觉像个国王。当传统的号角在贫民区吹响，西蒙便放下手中的工具，准备去和上帝的约会。四千年来，就是这样的号角，呼唤着他的人民去祈祷和战斗。在西蒙为参加仪式洗浴净身时，他的太太雷切尔就点起蜡烛，开始了为主和苍生的祝福。

西蒙穿上他华丽的盛装——那是一条黑色丝绸大褂和一顶毛皮镶边帽子，骄傲地挽起两个儿子，信步走向教堂。

回到家后，他们按照传统，请那些更穷的人一起分享安息日的晚餐，在烛光和恩赐的面包、葡萄酒前，吟诵着祝福和对上帝的感恩。

雷切尔端上了通心粉烧鱼和鸡汤，饭后，他们会前去拜访那些年老有病的人家，或是在自己的店铺里招待来往的客人。

星期六，西蒙在祈祷和反省后，会过问和检查孩子们的学习和作业，交流对宗教和哲学的感想。

当夜幕降临，西蒙、雷切尔还有孩子们，唱起了贫民区里的歌曲，“为以色列的新生……千万不要绝望”。

安息日结束，西蒙又回到了苦难的现实，在既是家又是店铺那昏暗的地下室里，重又佝偻在烛光下的工作台上，一边用他满是皱纹的双手，摆弄着刀具，娴熟地切割着皮子，一边悲伤地嘟囔着那首自从犹太人沦为巴比伦囚徒后，流传至今的挽词……

“忘记耶路撒冷，就像忘记了手的灵活……不为耶路撒冷欢呼，就像不会用嘴说话。”

通过祷告，西蒙寻找着心灵的安慰，但无论怎样虔诚，还是要面对残酷的现实，“要多久……上帝啊……多久？”他一遍遍问着自己，“我们要在这漫漫黑夜里生活多久？”，直到他重复着心中的渴望“明年，明年一定要回耶路撒冷”，才感到生活还有一线希望。

明年回到耶路撒冷？可能吗？拯救他们的弥赛亚真能出现吗？

◎我们的土地 第三节（1）

雅可夫和乔西走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乔西低着头，沉思着，下午课上一些关于《旧约》律法中的章节他还没有搞懂。雅可夫蹦蹦跳跳地向四周扔着石头，他的口袋里总是装满了石头，以防不测。

当走到离家不远的一个拐弯处，雅可夫拉住乔西的手说，“今天晚上哈克汉家有一个聚会。”

“我听说了。”乔西应道。

“这次你去吗？”

“不去。”

“你应该去，有个真正的巴勒斯坦比卢要来参加聚会。”

乔西不禁一震，一个真正来自巴勒斯坦的比卢！他很羡慕经常偷偷跑去参加犹太兄弟会的弟弟，对那个倡导保卫隔离区和重返圣地的组织非常好奇。但只要父亲依然对那个组织怀有疑虑，他就不能受到诱惑。

他们拐过街头，回到家，吻了下钉在门柱上的祷文，空气中洋溢着浓重的皮子味道。西蒙从工作台上抬起头，朝他们笑笑。

“嗨，爸爸。”他们一齐打着招呼，掀开挂在壁橱边上的布帘，走进隔在屋子角落里的“卧室”。根据他们的表情，西蒙看出他们有事瞒着自己，尽管知道小儿子最近在忙什么，但他没有说话。孩子们大了，西蒙想着，不能再说三道四，除非他们愿意主动谈谈。

隔离区里犹太人的死亡率很高，是俄国国内其他民族的两倍，但西蒙在贫民区里算是幸运的，家人都很健康，他还操持着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生意。

面对饥饿的不仅仅是犹太人，整个俄国，特别是农民，都在贫困线上挣扎着。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封建倒退，贵族不愿意放弃对整个

国家的盘剥。

各地为民生、土地、变革发起了运动，由于农民和市民的生活太糟糕，他们都开始借助犹太人的力量，以改善恶劣的生存环境。

动荡在全国愈演愈烈，革命的暗流正在形成，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迫着手早该进行的改革。他的第一步是解放农奴、放松了部分严厉的反犹法令。根据新法，一些有专业和艺术能力的犹太人被允许定居莫斯科，而在比萨拉比亚，有些犹太人购买了土地。

为了转移人们对苛政的不满，沙皇再一次把犹太人当作了替罪羊。由于宗教偏见、无知和迷信，由于农民的自卑和盲目的仇恨，长期以来，犹太人在俄国一直受到歧视。为此，俄国政府炮制了一场反分裂的政治运动，把在民生和土地运动中，部分犹太成员的角色肆意夸大，指责犹太人在搞无政府主义，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夺取国家政权。

血腥的屠杀，在俄国政府的鼓吹、支持、纵容、怂恿下，把隔离区洗劫一空，妇女被强奸，到处血流成河。而在暴民横行的日子，警察就站在一边袖手旁观，甚至参与了施暴。

1881年3月13日，灾难降临到犹太人头上，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死于暗杀，其中一名被指控的革命者是位犹太姑娘。

恐怖的一年开始了。

站在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背后的，是阴险的波别多诺茨塞夫，他把懦怯的新沙皇当成阿斗，将平等、民生、民主视为是平民造反，对此进行了无情的镇压。

作为宗教大会的代理人，在希腊教会的默许下，他制定了一套彻底铲除犹太民族的特别方案。按照他的方案，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要在政府支持的屠杀、饥饿、其他形式的谋杀中消灭，三分之一被驱逐和流放，剩下的三分之一要被同化。

1881年的复活节，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加冕，波别多诺茨塞夫支持的屠杀，也在各个犹太隔离区里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全国。

当首轮屠杀开始后，波别多诺茨塞夫立即发布了一系列法律，取消了犹太人曾经获得的权利，决心灭绝整个犹太民族。

1881年的可怕事件，让隔离区里的犹太人，于绝望中开始探索民族命运的答案。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辩论中，有个号称犹太兄弟会

发出的声音，开始传遍了众多贫民区的各个角落。

伴随着犹太兄弟会的声音，由利奥?平斯克起草的一份报告，指出了犹太人困境的原因和解决方案。他呼吁隔离区里的犹太人，把自我解放作为解放自我的唯一出路。

1881年年底，一批罗姆内的犹太学生逃出隔离区，去了巴勒斯坦。他们的格言是，“Beth

Yak?v

Leku

Venelkha——雅各布王朝，给我们兴旺”。这些大胆的探险者一共四十个人，按照他们的格言的第一个字母，他们被泛称为“Bilu”比卢。

◎我们的土地 第三节（2）

这些比卢在巴勒斯坦的沙龙谷地开垦了一个小小的农场，并把它叫作“踏上以色列”。

隔离区里的迫害一次比一次疯狂，到1882年的复活节早上，在巴尔塔，血腥的屠杀达到了新的高潮。

血腥的屠杀驱使更多的比卢来到巴勒斯坦，犹太兄弟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壮大。

在沙龙谷地，比卢们开辟了“希望之门”。

在加利利，他们奠定了未来的“基石”。

在撒马利亚，他们成立了“雅各布回响”。

到1884年，一些渺小、脆弱的定居点，在经过比卢们的奋斗后，出现在圣地的土地上。

在日托米尔和其他隔离区，每天晚上，总会有一些秘密集会。与往日

的传统相比，年轻人开始变得反叛。

弟弟雅可夫?拉宾斯基受到新思潮的影响，经常躺在和哥哥乔西分享的陋室里，凝视着黑暗，夜不能寐。他幻想着战斗的兴奋，幻想着探索圣地的激动，脑海里充满了先辈们的光辉事迹。他常常幻想着像马加比人那样，与坚无不摧的犹太后裔们并肩作战，将希腊人赶出了巴勒斯坦。是他，雅可夫?拉宾斯基，作为马加比犹太后裔，进入了耶路撒冷，重建了神庙往日的辉煌；是他，雅可夫?拉宾斯基，和西蒙?巴尔?吉尔拉一起，为反抗强大的罗马帝国，在耶路撒冷坚守了十八个月，并最终作为一名骄傲的希伯来勇士，和吉尔拉一样，带着镣铐，被投进了狮笼；是他，像最伟大的巴尔?科克巴一样，成为罗马人的噩梦；还是他，在被重重包围达数年之久的希律、马加、马察达、贝塔等地，与先辈们一起，浴血奋战到最后一人。

在所有这些英雄中，雅可夫最渴望的是，和作为教师、学者、勇士的拉比阿吉瓦一起，面对恺撒的专制，英勇就义。

每当犹太兄弟会出现在日托米尔，雅可夫就立刻跑去参加他们的集会，那些有关自我解放的言论，让他产生共鸣。兄弟会对身强力壮的乔西颇有好感，但他出于对父亲的尊重，对主的信奉，在这些激进的思想面前显得有些踌躇。

巴勒斯坦的比卢，在哈可汉蜡烛店的演讲，让乔西坐不住了，他要雅可夫告诉他，这个比卢长什么样、说些什么、一举一动有什么不同。

“我看你还是和我一起去开会吧。”

乔西犹豫着，小声应道，“好的。”想到这将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公开与父亲作对，他一整天都在为自己的不孝感到不安。

在对父亲撒谎，要去为一个刚刚去世的朋友做祈祷后，两兄弟就急不可耐地赶到哈可汉的蜡烛店去了。那是一个和他们家一样狭小的地下室，散发着一股清香的蜡味，窗户上挡着窗帘，门外的街道上有几个人在放哨。拥挤的小屋里，乔西惊奇地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演讲者叫弗拉狄米尔，来自奥德萨。

弗拉狄米尔的行为举止和他们都不一样，既没留胡子，也没留卷发，穿着一双皮靴和一件皮夹克；演讲刚一开始，雅可夫就显得热血沸腾，一些人也忍不住爆出连串问题。

“你就是来带我们回家的弥赛亚吗？”

“当你躲避屠杀的时候，在床底下发现过惊慌失措的弥赛亚吗？”弗拉狄米尔答道。

“你真的不是沙皇的探子吗？”

“那你会是沙皇的下一个牺牲品吗？”弗拉狄米尔反问道。

屋里静了下来，弗拉狄米尔回顾了犹太人在波兰、俄国、德国、奥地利的历史，以及被驱赶出英国、法国的经历，还有发生在布雷、约克、斯拜里思、沃尔姆思的大屠杀。

接着，他把话题转到了教皇是如何号召基督徒从穆斯林手中掳取了圣地耶路撒冷，以及三百年间，在主的名义下，针对犹太人发生的五次十字军东征。

然后，他谈到了那个最为恐怖的年代——发生在中世纪的西班牙宗教大审判，他们以教会的名义让犹太人承受了难以置信的暴行。

“同志们，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国家都在嘲弄我们，要想拯救自己，就必须重新崛起。平斯克看到了这点，犹太兄弟会和比卢们也看到了这点，我们一定要重新恢复我们的雅各布王朝。”

聚会结束后，雅可夫仍然感到很兴奋，“乔西，我说什么来着，你看，连拉比利波辛今天都到会了。”

“我还要好好想想。”乔西边谨慎地回答着，边不得不承认，弗拉狄米尔和雅可夫都是对的，那是唯一可以自我拯救的道路。漆黑的街道一片寂静，他们飞快地跑回家，吻了下门上的祷文，走进房间。

◎我们的土地 第三节（3）

西蒙工作台上的烛光依然亮着，身穿睡衣、倒背双手的父亲站在烛光的后面。

“嗨，爸爸。”他们打了个招呼，想钻回自己的陋室。

“孩子们。”西蒙严肃的口吻，让他们停下了脚步。

母亲走进房间问道，“孩子们都回家了？”

“是的。”

“告诉他们不要这么晚还待在街上。”

“好的，你去睡吧，我和他们谈谈。”西蒙说道。

他看看雅可夫，再看看乔西，又转向雅可夫。

“看来我应该告诉霍洛维茨太太，由于我的儿子们今天晚上为她的丈夫做了祈祷，他完全可以安息了。”

乔西感到不能再对父亲撒谎，便低声说道，“我们没有去为莱伯?霍洛维茨做祈祷。”

西蒙装作吃惊地举起了双手，“哦……是这样。我早应该想到，那你们是去约会了。怪不得今天亚伯拉罕来找我说媒，‘乔西真是个好孩子，要给你们带个好姑娘和一份好嫁妆了。’你能猜到吗……他已经准备为你去说媒了，乔西。”

“我们没去约会，”乔西呜咽着说道。

“没去约会？也没去做祈祷？那是到教堂学习去了？”

“没有，父亲。”乔西嘟哝着。

雅可夫忍不住插嘴道，“我们去参加兄弟会了。”

乔西红着脸，咬着嘴唇，点点头，胆怯地抬眼看看父亲。既然都公开了，雅可夫倒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西蒙叹了口气，呆呆地看着两个儿子，半天没有说话。

“我太伤心了。”他终于开口道。

“所以才没敢告诉你，我们真的不想让你伤心。”乔西说道。

“我哪是为你们去参加兄弟会伤心，我是为儿子们已经不再信任他们的父亲而伤心。”

这倒令雅可夫感到不安了，“可你知道了，你会禁止的呀。”

“告诉我，雅可夫……我什么时候禁止过你们去读书、学习？甚至当你们想了解《新约?圣经》的时候，我禁止过吗？”

“那倒没有。”雅可夫答道。

“真应该早点和你们谈谈。”西蒙说道。

烛光辉映着乔西的红发，他站在那里，比父亲高出一头。尽管平常有点优柔寡断，可一旦下了决心，他就变得很固执。“我们知道你对兄弟会和新观念的看法，所以不想让你伤心，但我真的很高兴今天能去参加兄弟会。”

“我也很高兴呀。”西蒙说道。

“拉比利波辛还找我参加他们的自卫队呢。”乔西说。

“拉比利波辛越来越新潮，越来越不像犹太人。”

“看看，父亲，你就是害怕新的观念。”乔西头一次这样和父亲说话，不禁感到有些不安。

西蒙从工作台边转过来，搂着儿子们的肩膀，走进他们的陋室，在床上坐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就是新观念吗？我年轻的时候，什么自我拯救、自我防卫的言论就不新鲜，你们啊，不过是正在面对所有犹太人都在面对的问题……如何安身……何处安身。那时候，我都想过是否要改变信仰……知道那是什么感受吗？”

乔西确实感到非常吃惊，父亲居然想过要改变信仰。

“要自卫有什么不对？要改变生存状态怎么就成了罪过？”雅可夫倔犟地说道。

“你们是犹太人，犹太人就要承担历史责任。”西蒙答道。

“面对杀戮也只能躲到自己的床底下去吗？”

“不要那样和父亲说话。”乔西打断了雅可夫。

“身为犹太人是不容易，我们不是来这个世上享受的，是来推行上帝的戒律的，这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的人生目的。”

“也是我们的回报。”雅可夫愤愤地反驳道。

“弥赛亚正在准备降世，会来拯救我们的。”西蒙安慰道，“雅可夫决不会质疑他的智慧，一定会以神明的戒律约束住自己。”

雅可夫的眼中闪着不满的泪花，“我当然不会质疑上帝的戒律，但我要质疑那些解释戒律的人的智慧。”

屋内变得一片安静，乔西喘了口气，还从未有人对父亲说过如此刺耳的话。私下里，他为弟弟的勇气叫好，他提出了自己一直想问但又不敢问的问题。

“如果我们是上帝的化身，”雅可夫继续说道，“那弥赛亚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而我身上的弥赛亚要我去反抗，要我按照自己的方式追随兄弟会返回希望之乡，他就是这样对我说的，父亲。”

西蒙惊愕地看着儿子说道，“历史上，我们曾屡次被那些‘伪’弥赛亚所蛊惑，我真担心你是受了他们的影响。”

“那我该如何识别‘伪’弥赛亚呢？”雅可夫挑衅地问道。

“问题不在你该如何去识别弥赛亚，问题是弥赛亚会如何看待你。如果你开始偏离他的戒律，听信那些所谓预言家的话，他就会认为你不再是个犹太人。为此，我想你最好还是像我们，你的父辈和同辈一样，回到犹太人的生活中来。”

◎我们的土地 第四节（1）

“杀死那些犹太人！”

石块砸碎了学校的窗户，拉比照顾着学生们跑出教室，躲藏到屋后的地下室去。大街上，面对着成千疯狂的学生和哥萨克暴徒，惊慌的犹太人四处寻找着藏身之地。

“杀死那些犹太人！”他们尖叫着，“杀死那些犹太人！”

这是一场由当地体院院长、驼背的安德鲁夫挑起的屠杀，他是日托米尔地区最仇视犹太人的一个家伙。安德鲁夫的学生们在大街上横冲直

撞，砸毁店铺，把犹太人拖到街上，毫不留情地殴打着。

“杀死他们……杀死他们……杀死他们！”

雅可夫和乔西沿着小路，踏着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从学校飞快地往家跑，他们要保护自己的父母。为了躲避那些令人恐怖的学生和挥着马鞭的哥萨克人，他们不时地伏下身子，掩护着自己。

当他们转过家门前的街口时，迎面遇上了一群头戴校帽的学生——安德鲁夫的追随者。

“那有两个，别让他们跑了。”

雅可夫和乔西转身就跑，这群流氓兴奋地尖叫起来，追着他们远远地离开了他们的家。他们在大街小巷里转了十五分钟，直到被堵在一条死路里面。乔西和雅可夫汗流浃背、喘着粗气靠墙站着，眼前的学生呈扇形一步步逼向他们。一个小头头两眼放着光，挥舞着一支铁管，冲向乔西。

乔西防住了他的一击，一把抓起他，高高举过头顶，把他扔向了他的同伙。雅可夫兜里装的石头起了作用，两块石头打在两个学生头上，让他们失去了知觉，其他学生立刻被吓得无影无踪了。

两个孩子飞快地跑回家，冲进敞开着的大门。

“妈妈！爸爸！”

店铺里已经一片狼藉。

“妈妈！爸爸！”

他们发现妈妈神经质地蜷缩在角落里，乔西拼命地摇着她问道，“爸爸在哪儿？”

“戒律！戒律！”她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就在那一刻，六个街区外，西蒙?拉宾斯基跌跌撞撞地冲进燃烧着的教堂，在令人窒息的烟雾里，扑向藏着戒律的圣柜。他打开书写着十戒的门帘，拉出《托拉》——上帝的戒律卷宗。

面对熊熊烈火，西蒙把羊皮卷宗紧紧抱在胸前，踉跄着跑出教堂，跪倒在地上。

教堂外面，二十个安德鲁夫的学生正等在那里。

“杀死犹太人！”

西蒙爬了几步，精疲力竭地用身体压住了戒律，无情的棍棒打碎了他的脑袋，带着铁钉的皮靴撕裂了他的脸……

“杀死犹太人！”

临死前，西蒙?拉宾斯基痛苦地呐喊着……“听听吧，我的以色列……耶稣就是我们的上帝……耶稣就是我们自己。”

当人们发现西蒙?拉宾斯基的时候，他已经血肉模糊，那部上帝交给摩西的戒律——《托拉》，也已经被暴徒们焚之一炬。

整个日托米尔贫民区都在哀悼他的离去，他像一个真正的犹太人那样，为了保护戒律，死得很悲壮，他和那些同样死在安德鲁夫屠杀中的人葬在了一起。

对雷切尔?拉宾斯基，丈夫的死，不过是人生中的又一个悲剧，除了哀痛，她已经麻木了。但这一次，她的信仰和勇气也垮了，在儿子们的安慰都无济于事后，她被住在其他城市的亲戚接走了。

乔西和雅可夫每天都要去教堂为父亲做两次祈祷，父亲渴望成为弥赛亚认可的那种犹太人的景象，一次次出现在乔西的脑海里。父亲的一生都在为戒律活着，或许他是对的——他们不是为享受而是为推行上帝的戒律来到这个世上。怀着深深的哀悼，乔西找到了父亲惨死的原因。

雅可夫和哥哥完全不一样，他的心里充满了仇恨，甚至去教堂为父亲祈祷时，骨子里都散发着复仇的欲望。他觉得郁闷、愤怒、坐立不安，发誓要为父亲报仇。

乔西知道弟弟在想什么，轻易不敢让他远离自己的视线，尽管他一直在试图安抚弟弟，但雅可夫始终还是怒气冲天。

一个月后的一个午夜，雅可夫趁着乔西熟睡之际，悄悄溜出了他们的店铺。腰带上藏着一把从父亲工作台上偷来的锋利的长刀，他冒险出了贫民区，向着安德鲁夫住的学校跑去。

几分钟后，乔西本能地惊醒了。当意识到雅可夫不见了，他立刻穿好衣服追出去，他知道弟弟要去干什么。

凌晨四点，雅可夫?拉宾斯基叩响了安德鲁夫家大门上的铜门环。当那个驼背打开门，刚要骂人，雅可夫从黑影里跳出来，一刀刺进了他的心脏。安德鲁夫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瘫倒在地上，死了。

◎我们的土地 第四节（2）

乔西很快赶到现场，发现弟弟茫然地站在那个该死的人旁边，便拉起弟弟逃走了。

第二天，从早到晚，他们都藏在拉比利波辛的小屋里。安德鲁夫的死讯迅速传遍了日托米尔，贫民区里的老人们开会后做出决定。

“我们担心你们两个已经被发现了，”拉比回来后说道，“乔西，有些学生注意到了你的红头发。”

乔西咬着嘴唇，没有解释他是为阻挡犯罪才去的，雅可夫对自己的行为毫不后悔，仍然兴奋地说道，“我还会报复的。”

“我们很理解你们，”拉比说着，“但这种行为不能被原谅，它会引起新的争端。另外……作为犹太人，在俄国法庭，找不到公正。所以，我们希望你们能够遵守我们的会议决定。”

“好的，拉比。”乔西答道。

“剪去你们的卷发，换掉我们的民族服装，带上这些钱和吃的，立刻离开这里，永远不要回来。”

那是1884年，十四岁的雅可夫和十六岁的乔西，一夜之间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逃亡者。他们昼伏夜出，第一个目的地是日托米尔东面一百多英里外的卢波尼。七天后，他们到达卢波尼，很快找到当地的犹太贫民区。当地的拉比已经风闻他们的所作所为，在老人会议后，又给了他们下一个星期旅途所需的钱和吃的。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是大约二百英里外的哈尔科夫。当他们刚一上路，消息就传过去了。

由于整个地区都在通缉他们兄弟两个，这一次，他们小心翼翼地用了二十天才到达哈尔科夫。

通缉两兄弟已经成为当地的头等大事，他们只好在犹太教堂的地下室里躲藏起来，除了拉比和个别老人外，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

两星期后，拉比所罗门对他们说，“这里也不安全了，警察已经开始在附近盘查，你们早晚会被发现的。糟糕的是冬天到了，又不适宜再出远门。”

拉比叹着气，摇着头，“虽然已经为你们搞到了出行的证件，但我担心，警察还是会认出你们。”

他不安地接着说道，“目前只有一个办法，在这边，一些犹太人家里面有人像异教徒那样死了，他们在乡村拥有小小的农场，我们考虑，最安全的办法是让你们藏到那边去，至少等到明年春天。”

“拉比所罗门，非常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但我们已经做出自己的决定。”乔西说道。

“什么决定？”

“我们要去巴勒斯坦。”雅可夫说。

善良的拉比显得有些吃惊，“去巴勒斯坦？怎么去？”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上帝会帮助我们的。”

“我不怀疑上帝会帮助你们，但不能指望会出奇迹。从这里到奥德萨港有三百多英里，路程艰难，找不到人会再帮助你们。何况到了那边，没有证件也上不了船呀。”

“我们不走奥德萨。”

“但没有其他路呀。”

“我们准备从路上过去。”

拉比所罗门看起来有些目瞪口呆。

“摩西当年走了四十年，”雅可夫说道，“我们不会走那么长时间的。”

“年轻人，我非常清楚当年摩西走了四十年，但那并不说明你们也行呀。”

“还是我来解释一下吧，”乔西插嘴道，“我们将朝南走，警察是不会注

意那个方向的。我们先穿过隔离区进入乔治亚，然后再翻过高加索山脉进入土耳其。”

“疯了，真是疯了，这么做是不行的。难道你们是想在缺乏地理知识和地图的情况下，冒着被警察抓住的危险，顶着严寒……在陌生的环境里……越过一万五千英尺高的山……徒步跋涉两千英里吗？为什么？你们不过还是个孩子嘛。”

雅可夫的眼中燃烧着激情，坚定地看着拉比，“和主在一起，我们便无所畏惧；我将从东方采集你的种子，播种到西方；对北方发出我的呐喊，再转向南方；自天边带来我们的子女，永不言弃。”

就这样，拉宾斯基兄弟两个，背负着谋杀的通缉令，逃出了哈尔科夫。他们先向东，然后转向南，在严冬中开始了他们的苦难历程。

漆黑的夜晚，他们在齐腰深的积雪里，迎着怒吼的北风，艰难地挪动着已经饥肠辘辘、被冻僵了的躯体。兄弟两个像茫茫荒原中的两个幽灵，天一亮，立刻就消失在茂密的大森林里。

在那些饱受煎熬的夜晚，是雅可夫，从精神上给了乔西极大的鼓励。每当筋疲力尽之时，是雅可夫，一次次劝说着乔西再走一步。在那些饱受煎熬的夜晚，是乔西，用他强壮的身体，帮助弟弟一次次站了起来。他们以共同的力量，让他们的生命之旅得以延续。

◎我们的土地 第四节（3）

多少夜晚，乔西都不得不背着雅可夫，走上八个小时，弟弟的脚已经磨烂了，流淌着鲜血。多少个白天，乔西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奄奄一息的弟弟。他们经常在天亮之际，为躲进那咫尺之遥的藏身之地，耗尽最后一口气。

他们的脚上包着碎布，一步一步、一里一里、一周一周，踉跄在冰雪的旅途中。

春天，当他们抵达罗斯托夫的时候，已经彻底垮了。

在找到当地的贫民区后，他们有了食物，感受到了温暖，换掉了一身褴褛的衣服，并不得不休养几周，以便继续他们的旅程。

直到春天即将过去，他们才恢复了体力，重新上路。

由于此时已经远离了隔离区，不用再担心警察的追捕，但他们同样再也得不到犹太社区的帮助。他们绕着罗斯托夫南面的黑海，进入了乔治亚的腹地。为填饱肚子，他们只能趁夜晚去农民的地里偷窃。

当冬季再次来临，他们遇到了三个问题：暂时在乔治亚躲藏起来？翻越冬季的高加索山脉？还是找一条船渡过黑海？

每个选择都有它的危险，虽然在冬季翻越高加索山脉似乎最为愚蠢，但迫切想离开俄国的愿望，让他们决定要冒这个险。

在山脚下的斯塔夫罗波，他们实施了多次抢劫，为能够翻越高加索山，准备着保暖的衣服和食物。然后，在引起警方的注意前，朝着亚美尼亚的方向，融入了高加索山脉。

他们一步步深入群山之间，日以继夜地赶路，翻过无数险峻的山口，像野人一样掠夺农民的谷物，开始了又一个非人的严冬之旅。一年来的经历，让他们对巴勒斯坦愈加向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已经变得狡猾、冷酷。每当他们感到麻木、晕眩、筋疲力尽时，雅可夫便嘟囔起《圣经》，鼓舞着他们手脚并用地爬过一座座大山。

春天来临，他们再次体会到了新生的奇迹。那天，他们终于把“俄国母亲”永远甩到了身后，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雅可夫在越过土耳其边界界碑的瞬间，转过身，向着俄国的方向，一掌拍去。

在告别了昼伏夜出的生活后，他们踏上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充满了奇怪的声音和奇怪的气息。整个土耳其东部都是山区，这大大降低了他们的行走速度。为了温饱，他们只好去农民那里打工，但由于拿不出护照和旅行文件，有两次，他们被送进了拘留所。

为避免被送回俄国，他们已经决定不再为温饱去偷盗。

仲夏季节，他们经过了“诺亚方舟”曾经驻留过的阿勒山脚，并继续向南走着。

每路过一个村庄，他们都会打听“这里有犹太人吗？”

如果幸运，他们就能得到温饱和休息，然后继续他们的旅程。

这里的犹太人，与他们过去接触过的犹太人完全不同，虽然都学过托拉戒律，过安息日和礼拜，但全是些无知和迷信的农民。

“这里有犹太人吗？”

“我们就是犹太人。”

“我们要见你们的拉比。”

“你们两个孩子是去哪儿？”

“我们要去希望之乡。”

此时，“这里有犹太人吗？”简直就像是神奇的通行证。

“下个村庄有一户犹太人。”

每到一户犹太人家，他们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

两年过去了，拉宾斯基兄弟继续着他们的艰难历程，除非是筋疲力尽或为温饱而去打工，他们从未停下脚步。

“这里有犹太人吗？”

他们越过土耳其边界，进入了另一片陌生的土地——叙利亚。

在阿勒颇，他们第一次领略了阿拉伯世界——喧闹的集市和肮脏的街道，空中回荡着从清真寺传出的穆斯林诵经声。

他们继续走着，走着，直到湛蓝的地中海出现在眼前，摄氏五十度的高温取代了怒吼的北风和严寒。他们换上阿拉伯的服装，在累范特海滨打工休息了几天。

“这里有犹太人吗？”

是的，这里有犹太人，不同的犹太人。他们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就像是阿拉伯人，但他们同样会说希伯来语、了解托拉戒律。像隔离区和土耳其的犹太人一样，这些像是阿拉伯人的犹太人把兄弟两个带回家，给他们吃，留他们住，为他们的神圣使命祝福。

进入黎巴嫩后，他们经过的黎波里和疯狂的贝鲁特，一步一步走近了希望之乡。

“这里有犹太人吗？”

那是1888年，他们逃出日托米尔贫民区的四十个月后，乔西已经长成一个清瘦、坚毅、六英尺三英寸高、铁塔似的巨人，二十岁的他留出了一把火红的络腮胡子。

三年多的旅程，同样磨炼了十八岁的雅可夫，尽管他依然个子不高、黝黑、敏感、充满了与生俱来的热情。

在一座山岗上，面对着眼前的峡谷，拉宾斯基兄弟两个呆呆地望着下面那个位于北加利利的胡拉谷地，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们终于到家了。

“这是主生活的地方，”雅可夫说道，“是他，从北方带来了以色列王朝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开花、成长；无论他们曾如何背井离乡、流落他方，最终，将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雅可夫把手放在乔西肩上，“我们到家了，到家了。”

◎我们的土地 第五节（1）

他们从山岗上眺望着远方的大地，穿过峡谷，在黎巴嫩那边，耸立着高高的赫尔蒙山雪峰，眼前的山脚下，伸展着胡拉湖水和大片的沼泽地，一个阿拉伯人的村落若隐若现在他们右边的山谷里，希望之乡的美景，让乔西感到了生平从未有过的兴奋。

像所有年轻人触景生情时一样，他发誓还要回到这个地方，重温欣赏自己土地的快乐。

他们在山上停留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才下了山，朝着阿拉伯村落的方向走去。簇拥在山坳里的白色土坯房，在朝阳的反射下显得刺眼；农田和橄榄园沿着村庄伸向胡拉湖那边的沼泽地，一头毛驴正在田里拉犁，其他的驴驮着收获的谷物；葡萄园里，忙碌着那些阿拉伯妇女，眼前的村落似乎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距离产生的美随着一步步走近这个村庄而消失了，迎面扑来阵阵恶

臭。当他们来到脏乱的街道上时，村里人疑虑的目光落在了兄弟两个身上。骄阳下的生活似乎已经停摆，街道上到处都是骆驼和驴的粪便，硕大的苍蝇成群地围着他们，一只懒散的狗一动不动地躺在下水沟里；戴着面纱的妇女躲进了简陋的土屋，在那些几乎要倒塌的房屋里，拥挤着的人们和他们饲养的牲畜住在一起。

他们在一口水井旁停下脚步，眼前的姑娘们，或挺直腰板顶着头上巨大的水罐、或搓洗着衣服、或嘀嘀咕咕地聊着家长里短。

兄弟俩的出现，让这里立刻变得鸦雀无声。

“可以给我们一点水吗？”他们问道。

没有回答。他们犹豫着自己打上桶水，灌满水壶，洗了把脸，便匆匆离开了这里。

他们来到了一个像是咖啡屋的半塌的房前，屋内，许多男人在地上坐着、躺着，天南海北地瞎扯；而此时，他们的女人正在田里辛勤地耕耘着；一股浓浓的咖啡、烟草、大麻的味道，混合着村里的那股浊气，弥漫在屋内的空气里。

“我们想问问路。”乔西说道。

过了好一会儿，一个人站起来，带着兄弟俩来到一条小河边。河对岸有个小清真寺，他们这边，一所相当不错的石头房子建在树阴下，旁边有一个接待室。他们进屋后，坐在那里，雪白的墙壁和厚厚的窗户让他们感到很凉爽。墙壁四周摆着一圈长凳，上面覆盖着鲜艳的垫子，墙上挂着各种刀剑、装饰物、阿拉伯人和来访者的照片。

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走进屋子，他穿着一件齐脚面的条纹长袍，戴着一顶黑边白头饰，看起来像个有钱人。

“我叫卡迈尔，是阿布?耶沙的乡长。”他边自我介绍，边拍拍戴满戒指的手，吩咐为这两个陌生人准备咖啡和水果。他的兄弟出去的时候，屋里陆续进来了一些老人，气氛似乎一下变得有些凝重。

让兄弟俩诧异的是，卡迈尔居然会说一点希伯来语。

“这个村子历史上是安葬约书亚的地方。”他对两兄弟说，“你们看，约书亚不仅是位希伯来的勇士，还是我们穆斯林的先知。”

然后，他按照阿拉伯人的习惯，拐弯抹角地弄清楚了兄弟两个的背

景，为什么到这里来。他对两兄弟说，他们一定是迷路了，胡拉这个地方，从来就没来过什么犹太人。

乔西解释说，他们从北方进入这个国家，只想尽快找到犹太人的定居点。卡迈尔又拐弯抹角的盘问了半个小时，才松了口气——看来这两个犹太人不是为土地来做探子的。

在感到轻松后，他告诉兄弟俩，他不仅是阿布?耶沙的乡长和地主，还是这里的精神领袖，是村里唯一受过教育的人。

乔西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喜欢上这个人了。他对卡迈尔说，他们从俄国一路朝圣到此，就是想来圣地垦荒和安家的。在用完最后一道水果后，乔西起身告辞。

“你们往南走三十公里就可以找到犹太人了，那个地方叫罗什?皮纳，如果一路不休息，黄昏前就可以到了。”

罗什?皮纳！对，在隔离区，他就多次听人说起过这个地方。

“罗什?皮纳是在胡拉湖和加利利海之间，路上你们将经过传说中的哈措尔古城遗址……主会保佑你们一路平安。”

他们沿着胡拉湖的沼泽地离开了阿布?耶沙，乔西回过头，远远凝视着这个他们曾经经过的地方，暗暗对自己说，“我还要回来，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们的土地 第五节（2）

中午前后，当路过一个人工堆成的小山时，他们意识到，哈措尔古城就在脚下，乔西一下变得很兴奋，边对弟弟说着，“你想过没有，约书亚就是在这个地方征服了迦南人。”边被到处散落的碎陶器吸引了。自从来到圣地，乔西一直很高兴，完全没有注意到弟弟的情绪越来越坏。雅可夫本不想扫哥哥的兴，但他阴沉着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

黄昏时分，他们抵达了罗什?皮纳——犹太人在最北部的一个定居

点，一块“基石”。他们的到来，在当地引起一阵骚动。在一个小会议室里，各种问题雨点一样砸向他们，但由于他们离开日托米尔已经四十个月了，对源自1881年的屠杀和迫害，也说不清楚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但情况肯定是越来越糟。

虽然他们尽量掩饰着自己的情绪，这里的一切还是太让人失望了。眼前没有什么欣欣向荣的农场，只有一个苟延残喘的村落，寥寥无几的犹太人，看起来和阿布?耶沙的阿拉伯人没有什么区别。

“有时候，我想还不如待在俄国不要出来。”有些比卢后悔道，“在贫民区里，至少我们和犹太人还在一起，有书读，有音乐听，有人交谈……还有女人，在这边，什么都没有。”

“可我们从犹太兄弟会听到的……”乔西不解地问道。

“哦，是这样，我们刚来的时候，确实是充满了理想，但很快就消沉了。看看……就这片贫瘠的土地，什么都不长。即使有所收获，也都被那些贝都因人和土耳其人偷走了。孩子，我建议你还是去雅法吧，然后从那里搭船去美国。”

怪想法，乔西心里对自己说着。

“如果不是罗斯恰尔德、德?海尔斯科、德?舒曼的救济，我们早就饿死了。”

第二天早上，兄弟两个起程前往萨法德。萨法德是耶稣时代的四大圣城之一，坐落在加利利胡拉谷地北部的一个锥形小山上。乔西发现，移居到这里的几代犹太人属于神秘主义的卡巴拉教派，尽管生存条件和罗什?皮纳一样糟糕，乔西还是找到了回家的感觉。在这里，成百上千的犹太老人，依靠世界各地宗教人士的救济，沉迷在他们自己的宗教研究里。他们对恢复雅各布王朝漠不关心，只想平静地活在他们自己的学问里，哪怕生活过得异常清苦。

早上，兄弟俩继续他们的行程，当经过附近的迦南山时，他们停下来，辨别着方向。从迦南山放眼望去，坐落在锥形山上的萨法德和远方的加利利海尽收眼底，北面绵延起伏的胡拉山谷是他们一路走过的地方，乔西欣赏着眼前的景色——这片他第一次踏上的土地，再次向自己发誓：有朝一日，这里的一切都将属于自己。

雅可夫的不满终于开始爆发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祝福……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乔西。”

乔西搂着他的肩膀说道，“你难道没有发现眼前的一切有多美！雅可夫，有朝一日，我们要让它变得更美。”

“我已经彻底失望了，”雅可夫嘟囔着，“这就是我们走过千山万水、忍受酷暑寒冬的代价……？”

乔西打着气，“加把劲，明天，我们就踏上去耶路撒冷的路了。”

耶路撒冷！雅可夫像是打了强心针，重新恢复了活力。

清晨，他们从迦南山上下来，沿着加利利海的南面，进入了格诺萨谷地。途中，他们经过阿拜尔和赫淀角平原，在那里，库尔德人萨拉丁曾经在一场大战中粉碎了十字军东征。

伴随着艰难的跋涉，乔西也开始变得沮丧。这片主赐予的乐土，不但看不到山青水秀，反而因上千年来，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漠视，到处都是荒无人烟的泥沼和裸露着岩石的贫瘠土地。这是一片遭受了疯狂掠夺的土地，一片呻吟着需要休养生息的土地。

他们来到位于加利利中部的塔包尔山，爬上了这座在犹太人历史上颇为重要的山的山顶。在这里，犹太民族的圣女贞德——底波拉和她的将军巴拉克，带领着他们的勇士，偷袭了占领军的部队。从塔包尔山上环顾四周，仍然可以看到十字军留下的片片遗迹和一个小修道院;这里还是传说中耶稣与摩西和以利亚谈经论道的地方。

除此之外，眼前的一切都让人感到荒凉、冷漠、奄奄一息。

……带着沉重的心情，他们又开始了艰难的跋涉，往事如烟、一路展现：他们经过索尔和乔纳森曾经战斗过的吉勒博阿山，这里也是吉狄恩长眠的地方；还经过了古城伯特利和杰里科……

◎我们的土地 第五节（3）

一直到了朱迪亚，他们才重新振作起来。眼前的古梯田依然如故，虽然土地也已经变得贫瘠，但兄弟两个在一步步爬上山顶时，心中却充满了渴望。

到达山顶后，乔西和雅可夫终于看到了大卫之城。

耶路撒冷！他们的梦想和生命，那一刻，生活的艰难和痛苦都成为了过去。

他们从大马士革城门进入了这座古城，经过狭窄的街道和闹市，来到了庄严的胡尔瓦大教堂。

“真希望父亲也能看到这一切。”乔西黯然道。

“我永远忘不了你，我的耶路撒冷……”雅可夫为父亲祈祷着。

他们离开了大教堂，来到穆斯林的圣殿——奥马尔清真寺旁，参拜犹太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古老的犹太神殿遗址哭墙。

在与当地犹太人接触后，他们感到有些失望。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属于哈西德教派，是极端狂热的保守教徒。由于对戒律的解释异常严格，以至于他们把自己隔绝于文明世界之外，即使在俄国的隔离区，这些团体与其他教派也是格格不入。

自从离开日托米尔，在犹太大家庭里，兄弟俩第一次受到了冷落。这里的犹太人不喜欢比卢和犹太兄弟会，认为他们不虔诚。

小伙子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只好带着难以掩饰的悲伤，离开耶路撒冷，从朱迪亚山上下来，到了雅法港。

这个在腓尼基人时代曾经异常繁忙的港口，和贝鲁特、阿勒颇的黎波里一样，狭窄的街道，显得脏乱和破落。几个犹太人定居点，坐落在港口附近的里肖恩?锡安、雷霍沃特和皮塔?提克瓦，此外，犹太人在雅法城内有他们的商业和移民代理。直到此时，兄弟两个才算明白，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巴勒斯坦省，一共有五千多犹太人，其中多数作为学者和布道者，世世代代居住在萨法德、耶路撒冷、希伯伦、太巴列四大圣城里；由欧洲的犹太富翁和慈善家拜伦?海尔斯克、罗斯卡尔德、瑞士的德?舒曼出资成立的十几个农垦殖民区，全部位于环境恶劣的峡谷中间。对照隔离区小屋里的空谈和巴勒斯坦现实中的残酷，比卢们的理想主义在这些山谷里几乎荡然无存。尽管有专家的帮助，但因比卢们对农业一窍不通，殖民垦荒最终演变为由廉价的阿拉伯雇工，种植着几种专供出口的农作物，如：橄榄、葡萄、柑橘等；人们不去尝试依靠自力更生发展其他农业，反而变成一个个监工。

阿拉伯人和统治者土耳其人无情地盘剥着犹太人，沉重的苛捐杂税限制了农业发展，游荡着的贝都因人也把犹太人放弃自我保护看作是软

弱可欺。

在雅法，毕竟还有些年轻人，仍保持着比卢运动的活力。一个又一个夜晚，他们在阿拉伯人的咖啡馆里高谈阔论，要让这片不幸的土地获得新生，就必须依靠那些富于进取精神的犹太人。乔西私下确信，发生在俄国越来越多的屠杀和迫害，将迫使更多的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他们开始发现，传统的法典和戒律，包括中世纪学者对《圣经》的解释，显然并非完美。许多像雅可夫和乔西这样，或者躲避兵役、或者逃离贫穷、或者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人，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眼里居然被视为“外人”，甚至被视为是无国籍的流浪者。

一年后，他们从拉比利波辛那里知道，妈妈因过度悲伤，已经离开了人世。又过了四五年，雅可夫和乔西长大成人了。他们或在雅法的码头、或在犹太定居点打着工，当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英国慈善家摩西?蒙地费罗的资助下，迁出旧城时，他们又去那边做了石匠。建新城的每一块瑰丽的石灰石，都采自于朱迪亚山上。

为生计所迫，他们一次次换着工作，渐渐地，他们淡忘了曾经主导着贫民区生活的宗教信仰。除非在盛大的宗教节日，他们几乎很少去耶路撒冷；除非在赎罪日或审判日里，他们几乎从不检讨自己的灵魂和行为；他们变成了崭新一代的犹太人。他们年轻，有活力，享受着隔离区里从不敢奢望的自由。当然，他们渴望生活的意义，渴望与欧洲犹太人的沟通。

1891年、1892年、1893年，匆匆走来，又匆匆离去。

一些犹太人在慈善家的帮助下，陆续来到了巴勒斯坦。

当雅可夫和乔西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发生了一场影响到他们、影响到古今中外犹太人命运的巨变。

◎我们的土地 第七节（1）

当犹太复国主义出现的时候，拉宾斯基兄弟已在巴勒斯坦多年，他们熟悉这里的每寸土地，干过所有工作，几乎放弃了奢侈的幻想。

雅可夫仍然充满了活力、愤世嫉俗。

乔西一面在现实生活中自得其乐，知足于已经得到的自由，一面时不时地憧憬着萨法德山上胡拉谷地中那片梦幻般的土地。

在雅可夫眼里，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都是一丘之貉，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尽管土耳其人不纵容谋杀，但对犹太人并没有显得很友善。一个又一个夜晚，兄弟两个争执着，彻夜不眠。

“我们当然应该通过合法手段购买土地，但我们又从哪里去找那么多农民呢？怎么才能让贝都因人和土耳其人不再打搅我们呢？”

“等俄国的排犹浪潮再起时，我们就会有农民了。”乔西答道。“至于土耳其人嘛……可以收买他们呀，而对阿拉伯人，我们必须学会与他们和平共处，当然啦，这要看我们是否能理解他们。”

雅可夫耸了耸肩，“阿拉伯人可理解这个。”他举起拳头晃晃。

“你总有一天会被他们送上绞架的。”乔西说道。

兄弟俩的分歧越来越大，乔西始终期盼着和平与理解，而雅可夫面对犹太人所遭受的歧视，越来越坚定了要以行动针锋相对的决心。

新世纪初，雅可夫和十五个人一起，去做了一次探险。一个慈善基金在耶兹里勒谷地的腹地买了一块地，几个世纪来，还没有犹太人到过那里。这十五个开拓者去后，成立了一个农业培训中心和一个试验农场，并称它为Ade

T?v——善良的地方。他们的处境相当危险，四面八方都是阿拉伯人的村落，特别是贝都因人的部落，他们随时会为了所谓有价值的东西就抢劫杀人。

到了1900年，巴勒斯坦已经有了五万犹太人，这让乔西也多了一点社交。那些逃出大屠杀的人，多数并不想成为艰难的农业垦荒者，而满足于在雅法成为一个小贩或商人。他们中有些人在小小的港口雅法安顿下来。但随着越来越多身无分文的人涌入这个小城，这里开始变得人满为患。很快，人们的议论集中到了赎买土地的问题上。

在雅法的一座昏暗的酒店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第一间土地交易办公室——犹太殖民地开拓者协会开张了，它是流动着的犹太人在本地的总部。罗斯卡尔德的巴勒斯坦投资公司、德?舒曼基金会也逐步增加了购买土地的数量，为“返乡者”建立了许多新的村庄。

到了1902年年中，德?舒曼基金会找到乔西，委托他负责购买土地。他不仅和其他犹太人一样熟悉这个国家，还敢于进入阿拉伯人的领地，特别是善于和土耳其人打交道，这对犹太人被禁止购买土地是很有帮助的。此外，与阿拉伯的地主和老爷们做生意需要非常精明的头脑。乔西对这个委托有些不以为然，靠慈善组织出钱、雇当地佃农种田，这不是他重建家园的初衷，但这毕竟是一个为犹太人取得土地的机会，他决定接受这个委托。

乔西决定的背后还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可以经常见到雅可夫了。另外，也有机会进一步了解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凡是与巴勒斯坦过去的历史和人物有关的事情，乔西都乐此不疲。更重要的是，乔西决定要越过罗什?皮纳这个犹太人最北边的定居点，他要再次回到靠近阿布?耶沙的胡拉谷地去看一看。

乔西骑上他的阿拉伯白马，显得英俊、挺拔。三十岁的他，又高又壮，一袭白色的长袍和阿拉伯头饰衬托着他火红的大胡子，两条子弹带交叉着盘在肩上，一条粗粗的长鞭挂在鞍边。他骑着马穿过撒马利亚山区，又经过沙龙平原，为寻找土地，踏进了加利利。

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土地属于极少数的大地主家族，他们向佃户收取收成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三以上，却对佃户的死活不闻不问。

乔西和其他基金的买家只能以非常可恶的不平等条件购买土地，地主只把那些不能种植的沼泽地卖给犹太人。他们在确信这些土地没有任何用处以后，才用它去换取“希伯来人的金币”。

乔西好几次越过犹太人在罗什?皮纳的定居点，前去拜访阿布?耶沙的乡长——卡迈尔，两个人已经成为好朋友。

卡迈尔比乔西大几岁，是阿拉伯地主中的例外。大多数地主都跑到舒适的地方去居住，像贝鲁特、开罗等。

◎我们的土地 第七节（2）

卡迈尔却不是这样，阿布?耶沙及周边地区的地都是他的，在这片领地里，他绝对是个君主。当他年轻时，爱上了一个穷苦农夫的女儿，

姑娘患上了沙眼，但不管他如何恳求，他的父亲拒绝为这个姑娘提供医疗帮助。按照他的推理，儿子可以娶四个老婆和无数小妾，怎么可以为一个农夫的女儿自找麻烦。姑娘的眼睛最终瞎了，不到十八岁就死了。

这件事让卡迈尔非常痛恨自己那个阶级，内心深处的伤痕让他具有了社会责任感。他跑去开罗，不是去疯狂地享受，而是去刻苦地学习农业、卫生、医疗知识。在父亲去世后，他回到阿布?耶沙，并立志和他的人民生活在一起，改善他们可怕的生存条件。

卡迈尔打了一场必败之仗，土耳其人在学校、医疗、公共设施等方面不提供任何帮助，结果是，村子里的条件和千百年前一样；而最让他伤心的莫过于自己的知识无法在村里推广和应用，村民们的无知和落后，使他们根本理解不了他所传授的知识。

自从他担任了乡长，阿布?耶沙成为整个加利利地区福利条件最好的村落，但看起来依然那么原始。

对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卡迈尔始终抱着很大的疑虑，为了弄清他们出现的原因，他有意识地和乔西交上了朋友。

乔西想尽办法让卡迈尔卖给他一些没用的土地，但卡迈尔一直犹豫着不肯答应，这些犹太人并不都像乔西，他不知道能否信任他们。此外，在整个胡拉河谷流域，他不能成为第一个卖地的地主。

就像卡迈尔通过乔西了解犹太人一样，乔西也在通过卡迈尔了解阿拉伯人。卡迈尔是很开明，但毕竟还是阿拉伯人。他从不谈论他的三个老婆，因为女人在阿拉伯世界地位非常低下。虽然他总是显得文质彬彬，可一旦讨价还价谈起生意，就立刻变得斤斤计较。他对他的人民是满怀深情，但也决不允许自己的权威受到质疑。有时，他甚至会与乔西探讨口是心非的技巧。

通过卡迈尔，乔西了解到阿拉伯人民既灿烂又悲惨的历史。

公元七世纪，沙漠中半开化的贝都因人的部落里开始盛行保守的伊斯兰教，在穆罕默德神明的教诲下，他们以火与剑，将他们的信仰带出了沙漠，横扫欧亚大陆，东抵中国，西到巴黎。经过几百年的传教，在穆罕默德的大旗下，集结起上亿的教民；其中，有着共同语言和共同宗教信条的阿拉伯人，是最虔诚的信徒。当穆罕默德兴起的鼎盛时期，犹太人曾经在阿拉伯世界享受到了最高的礼遇。

当西方世界还挣扎在封建割据下的中世纪黑暗时，沙漠中却已诞生出灿烂的文明。巴格达和大马士革成为那个时代的希腊，辉煌的穆斯林文化让世人在震惊中陶醉。五百年的时间，阿拉伯人创造了最先进的思想、最伟大的科技进步、最灿烂的文化。

以主的名义发起的十字军圣战，让阿拉伯文明遭受到毁灭性打击；而作为基督徒的十字军，信奉着和穆斯林几乎相同的偶像。

十字军之后，蒙古人的入侵，更是把阿拉伯世界带进了一个世纪的深渊。他们从亚洲席卷而来，以最野蛮和血腥的战争，用阿拉伯人的头颅，筑成了他们炫耀胜利的金字塔。

上百年的战争，让筋疲力尽的阿拉伯人无力再经营他们曾经辉煌的城市。水草肥美的绿洲难以抵挡干旱，鸟语花香的岛屿逐渐变成荒漠。痛苦与绝望中的阿拉伯兄弟，在封建领主的煽动下，为了生存，反目为仇。土地荒芜，文明毁灭，当面对更大的那场灾难时，他们已经无力做好准备，保护自己。

这是一场穆斯林之间的战争，强大的奥斯曼人吞噬了他们的土地，随之而来的是五个世纪的腐朽和衰亡。

在贫瘠的土地上，水变得比金子和香料还要珍贵，它成了阿拉伯人的人生被扭曲和让人心碎的根源。因为缺水，疾病、文盲、贫穷开始让阿拉伯世界陷于崩溃；因为缺水，阿拉伯人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了歌声、笑声、欢乐；为生存的抗争成为永恒的主题。

恶劣的生存条件，孕育出的是尔谀我诈、背信弃义、谋杀、争斗、妒忌，残酷的现实造就了他们外人无法理解的性格。

兄弟间的相互残杀变得司空见惯，很多地方还盛行着奴隶制，偷东西要被砍掉一只手，卖淫则被割掉耳朵和鼻子；人与人之间很难再找到同情和怜悯，苟延残喘的佃农和居无定所的贝都因人为了发泄，往往成为把自己的痛苦强加给别人的变态；他们像绝望中的犹太人一样，成为穆斯林中的极端狂热者。

由于不相信外人，在悲惨的生存环境下，他们无法理解什么是平等和民生。动荡不定的民主运动只属于上层，普通民众作为地主和酋长的爪牙，任意一点煽动就可以变成宗教的歇斯底里，或政治运动的工具。

乔西对阿拉伯人的多重性格颇有兴趣，经常游荡在萨法德的店铺之

间，品味着无休止的争执和讨价还价中，观察着阿拉伯人棋局式的人生，为的是知己知彼，与那些他要打交道的人周旋。在咖啡馆、贫民窟，乔西领略了什么叫一言不和便大打出手，在为土地的考察探险中，也学会了什么叫不择手段。当然，他非常乐于去好客的阿拉伯人家做客，并总是对他们宽容犯罪（甚至凶杀）感到困惑。在他眼里，女人的命运最为悲惨，她们被关在家里，没有自由，也没有权利，结果，匕首或毒药成为她们对付男人或社会的工具。

在卡迈尔的推荐下，乔西拜读了伊斯兰教的《可兰经》，结果发现，阿拉伯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赛玛利的后代，而亚伯拉罕正是犹太人的祖先。

乔西还发现，犹太人最伟大的立法者摩西，也是穆斯林人的先知，而《圣经》里的所有预言，都可以在《可兰经》里找到。甚至许多最有名的拉比，都是伊斯兰教里的圣贤。

卡迈尔始终对犹太人抱有疑虑，他们的悄然现身、高深莫测的赎买土地的方式，让他不解。但在初步理解了他们“返回”的动机后，又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动机无可挑剔，尽管在心底，他对这些人是否与历史上曾奴役过阿拉伯人的人有什么不同，一直疑虑重重。

雅可夫离开了Ade

T?v——善良的地方，像往常一样，试验农场办得不成功。他恢复了打工者的生活，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寻找着自己的归宿。

1905年，俄国爆发了革命，但很快被粉碎了。

革命的失败，意味着对犹太人新的迫害的开始，它震惊了整个文明世界，以至于雷奥?托尔斯泰发表了对沙皇、内政大臣波雷赫夫、黑色百人队的犀利谴责。在秘密警察的纵容下，黑色百人队的暴行，让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逃离了俄国，其中大部分去了美国，少部分去了巴勒斯坦。

这些人是崭新的一代，他们不是像拉宾斯基兄弟那样的难民，也不是满脑生意经的小商小贩，他们是在犹太复国主义教育下，充满了理想和信念的一代新人。

1905年，是犹太人大移民的第二波浪潮。

◎我们的土地 第八节（1）

大批犹太移民的到来，壮大了巴勒斯坦理想主义者的力量。新移民们不满足于在雅法做个小商小贩，也不指望宗教组织的救济，而是踊跃地参与了赎买土地的交易。

他们成群结队踏上从地主手里买下的土地，立志要把沼泽变成良田。对这个繁重的体力劳动，很多老一代移民都不以为然，长久以来，这是阿拉伯佃农的工作，而犹太人一直都是监工。因此，第二波移民浪潮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他们对自力更生和劳动光荣的认知。按照他们的首席发言人A.D.戈登所讲，劳动是受人尊敬的工作。戈登本人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但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设家园的伟大运动面前，他放弃了做学问。

在那热火朝天的岁月里，雅可夫到加利利一个叫塞哲拉的试验农场里找到一份工作。在塞哲拉，随着第二波移民浪潮到来的新一代犹太青年，不断创造着令人惊喜的奇迹。面对崭新的生活，雅可夫萌发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一天，他回到雅法去找乔西。

他带着他那特有的激情对乔西说道，“你可能听说了，贝都因部落的人到我们的定居点来敲诈我们，要我们雇他们……防他们自己人来捣乱。他们还放出话，如果不答应，就要怎么样。我们当然没有同意，因此有一段时间局势很紧张。但我们做好了充分的防御准备，并设法将他们的头头干掉了，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敢来捣乱。”

“我们想，”雅可夫继续道，“如果我们能够保护一个，就能保护全部。因此，我们决定成立一个流动分队，你负责一个小队吧。”

一个犹太自卫队！太不可思议了。乔西虽然也感到有些激动，但仍然用自己的方式回应道：“让我想想再说。”

“这有什么可想的？”

“你还是老样子，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首先，没有一场战斗，贝都因人是不会轻易放弃这块肥肉的；其次，土耳其人几乎不可能允许我们武装自己。”

“明说吧，”雅可夫说道，“我们需要你，没人比你更了解这个国家，更清楚该如何与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打交道。”

“喔，”乔西挖苦道，“我亲爱的弟弟突然明白了，这么多年我和阿拉伯人交朋友，并不是在浪费时间喽。”

“你想说什么，乔西？”

“我说要想想，我们自己的农民是否愿意我们去保护他们？还有一件事……如果我们荷枪实弹的，是否会被认为是要寻衅滋事？”

雅可夫举起双手，“为保护你自己的财产，那又怎么样？来巴勒斯坦都二十年了，你还是像个隔离区里的犹太人。”

乔西不高兴地反驳道，“我们静静地来到这里，以合法手续购买了土地，成立了定居点，没有打搅任何人。如今要我们拿起武器，这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本质的一种修正，不能不考虑风险。”

“他站在那里，保卫着他的土地……上帝与我们同在，胜利属于我们。”

“又在引经据典……”

“你可真让人烦。”雅可夫气冲冲地说道，“没错，乔西……你是在贝都因人毫无诚信的保护下赎买你的土地，很好，我这就回去告诉大家，你还需要时间考虑。反正有你没你自卫队都要成立，让你负责的小队下周就去我们的大本营了。”

“去哪儿？”

“迦南山上。”

迦南山！乔西的心动了。他舔舔嘴唇，装作漫不经心地说道，“让我想想。”

其实乔西早就想好了，他已经厌倦了为德?舒曼基金会赎买土地，厌倦了靠慈善募捐的钱去筹措一个个殖民地。

几十个像雅可夫那样头脑发热的犹太人，一旦武装起来，随时可能引发无数麻烦。一支武装队伍，需要自我克制和极大的智慧。还有，一想起能去迦南山，有机会再去胡拉谷地转转，太有诱惑了。

乔西向德?舒曼基金会辞了职，加入了那支前往迦南山的小队，他们把自己称为近卫军。

乔西这一伙在迦南山的巡逻范围，北面到罗什?皮纳，南面沿着加利利海的湖边到格诺萨谷地，西面到萨法德和马龙山。

在乔西心底，对随时可能爆发的冲突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只要贝都因人发现再不能收取保护费了，就一定会来捣乱。为避免麻烦，乔西制定了一个方案。这个地区，最有威胁的贝都因人部落的首领是一个叫苏雷曼的老家伙，他原是个走私惯犯，由基督教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通常把营地扎在阿布?耶沙的山上，按照惯例，罗什?皮纳要向苏雷曼交纳四分之一的收成作为保护费。乔西抵达迦南山的第二天，为赶在阿拉伯人有所行动之前，只身一人，骑上马找苏雷曼去了。

◎我们的土地 第八节（2）

直到那天晚上，过了阿布?耶沙，在黎巴嫩那边的特拉哈，他才找到苏雷曼的营地。羊皮做成的帐篷星星点点散落在荒凉的山坡上，这些剽悍的游牧部落自认为是阿拉伯人中最纯粹和自由的一支。他们蔑视身份低下的佃农和城市市民，尽管生活非常艰苦，但他们崇尚自由，有着强烈的部落情结，勇猛好斗，生意场上精于算计。

乔西的出现，引起了部落的警觉。身穿黑色贝都因人长袍，面戴串串钱币做成的面纱的妇女，纷纷躲了起来。

他骑着马走进营地，一个显然是来自苏丹的黑人迎过来，经询问，乔西知道他是苏雷曼的黑奴。在他的引导下，他们来到一个最大的帐篷，旁边围着一个巨大的羊群。

这个老土匪走出帐篷，黑色的长袍，黑色的头饰，两把做工精细的银制匕首挂在腰间。他居然是个独眼龙，脸上布满刀疤和被女人抓出来的伤痕，他与乔西相互打量了一番。

乔西随他进了帐篷，泥土地面上铺着毡毯和垫子，两人坐下后，苏雷曼吩咐黑奴给客人送上水果和咖啡。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尽情地抽着长长的竹筒水烟袋，不着边际地互道寒暄。之后，两人一边享用着羊肉咖喱饭和甜瓜，一边又漫无边际地聊了一个小时。苏雷曼意识到，来着不善，这可不是个普通人。

终于，他忍不住了，要乔西表明来意。乔西表示，近卫军接管了警戒工作，并已经博得其他阿拉伯人的认可，同时对苏雷曼过去的尽职尽责非常感谢；然后，乔西伸出手，希望两人交个朋友，苏雷曼微笑着握了握他的手。

当晚，乔西回到罗什?皮纳，召开了庄员大会。此时，大家正为新出现的所谓自卫问题感到焦虑，担心苏雷曼知道了，一定会来报复。乔西的出现、以及要留下来的表态，让大家暂时松了口气。

会议室后面，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盯着乔西，一言不发。她叫萨拉，是刚从波兰的西里西亚到这里的。她的娇小和满头黑发与乔西的高大和满头红发，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乔西的讲话，让她着迷。

“你是刚到的吧？”会后他问道。

“是的。”

“我叫乔西?拉宾斯基。”

“大名鼎鼎的乔西?拉宾斯基。”

乔西在罗什?皮纳待了一周，他确信，苏雷曼不会善罢甘休，只是贝都因人诡计多端，不干赔本的买卖。萨拉的出现，吸引了乔西，正好也在这多待两天。成年后，乔西从未和犹太姑娘接触过，突然遇到萨拉，他有些手足无措、笨嘴笨舌。萨拉越是挑逗、鼓励他，他越是不敢越雷池半步，以致他成了罗什?皮纳众所周知的笑料。

到了第九天，一伙阿拉伯人深更半夜窜进罗什?皮纳，偷走了几百磅谷物。乔西目睹了他们的一举一动，如果不是贝都因人不把偷盗视为罪恶，抓他们个现行不成问题，但乔西有自己的办法。

第二天早上，他带上那条十尺长的皮鞭，再次骑马来到苏雷曼的营地。他纵马飞奔到苏雷曼的帐前，苏丹黑奴迎了出来，带着阿谀的笑脸。乔西一掌挥去，像拍打一只苍蝇，将他打倒在地。

“苏雷曼！”他洪亮的喊声震动了整个营地，“你给我出来！”

他的亲戚们带着枪，陆续冒了出来，一脸的诧异。

“出来！”乔西又怒喊道。

过了很长时间，那个老家伙才走出帐篷，两手背在身后，邪恶地笑

着，两人之间的距离刚好十尺。

“是谁像只要死的羊在这里号叫啊？”苏雷曼话音刚落，部落里发出一阵狂笑，这让乔西丝毫不敢大意。

“乔西?拉宾斯基。”他答道，“你苏雷曼是个小偷和骗子。”

苏雷曼的笑脸瞬间变得阴云密布，其他人虎视眈眈地，随时准备扑向这个犹太人。

“来吧，”乔西不露声色挑衅着，“把你的侄甥们都叫出来，你这个不知廉耻和没有勇气的家伙。”

还从未有人敢这样对苏雷曼讲话，这分明是在挑衅。

苏雷曼举起拳头晃道，“你妈是这个世上最有名的婊子。”

“来呀，你这个婊子……接着说下去。”乔西回应道。

苏雷曼的荣誉受到了威胁，他拔出匕首，怒吼着扑向乔西。

乔西的皮鞭带着呼啸飞了过去。

皮鞭缠住了苏雷曼的脚，把他高高地甩向天空，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乔西像只大猫扑上去，手中的鞭子抽打在苏雷曼的背上，噼噼啪啪地回响在山谷里。

◎我们的土地 第八节（3）

“我们是兄弟，是兄弟呀！”不过五鞭子下去，苏雷曼就哭喊着求饶起来。

乔西指着他说道，“苏雷曼，你刚做了承诺就来欺骗我，如果你和你的那帮兄弟再敢染指我们的庄园，我就把你撕成碎片喂狗。”

他说着，转过身，恶狠狠地盯着那些目瞪口呆的贝都因人，然后蔑视地扫了一眼他们手中的枪，转身上马，飞驰而去。

苏雷曼从此再也没敢染指庄园的一草一木。

天亮后，乔西要去迦南山和他的小分队汇合。萨拉问他什么时候还能再见，他嘟囔着每个月都会过来，然后骑上马，眨眼就不见了。萨拉感觉很激动，还没有哪个男人像乔西一样，既是犹太人，又是阿拉伯人、哥萨克人，甚至像个国王。看着乔西远去的身影，她暗暗发誓，要把所有的爱都奉献给他。

一年过去了，乔西和他的小队管辖区内没有再发生任何麻烦。他从不诉诸枪械，即使出现一些小问题，总是先去找阿拉伯人友好协商，或提出警告，实在不行才动用鞭子。鞭子乔西的名声，就像他火红的胡子，在北加利利一带无人不晓，阿拉伯人给他起了个外号——“闪电”。

这样的生活对雅可夫实在枯燥，六个月后，他离开了自卫队，再次漫无边际地到处游荡着，希望生活能有所改变。

乔西对做个武装警卫倒是无所谓，总比买卖土地有更多的乐趣，还以实际行动证明了犹太人有能力保卫自己。他一直期盼着往北边的巡逻，以便去拜访他的朋友卡迈尔，然后去山上重温他的王国旧梦。

私下里，他渴望着能够经常光顾罗什?皮纳，有个黑眼睛的姑娘正在那里等待着他。尽管他已经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言谈举止，但每当相会之时，还是显得笨拙和不知所措。

萨拉感到很尴尬，她不知道该如何让乔西更主动。按照传统，这个时候会有媒人去找乔西的父亲提亲，安排好一切。但此时此刻，去哪儿找媒人呢，连拉比都没有。

就这样，一晃一年过去了。

有一天，乔西突然出现在罗什?皮纳，邀请萨拉和他一起骑马去定居点北面的胡拉谷地转转。

太刺激了！除了乔西，还没有犹太人敢于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他们纵马扬鞭，从阿布?耶沙进了山，来到乔西梦寐以求的地方。

“我就是从这儿踏进巴勒斯坦的。”他充满感情地说道。

乔西凝视着山谷，陷入了遐想。萨拉非常理解他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娇小的她，默默地陪伴在他的身边，许久许久。

一股爱意的暖流让她陶醉，这是乔西的渴望给她的影响。

“乔西?拉宾斯基，”萨拉轻轻问道，“你愿意……娶我吗？”

乔西惊喜地干咳着，结结巴巴道，“啊咳……啊哈……我正要问你呢。”

在巴勒斯坦，乔西和萨拉的婚礼创出了奇迹。参加婚礼的客人不但来自加利利、雅法，甚至两天路程之外的萨法德。雅可夫、自卫队员、罗什?皮纳的移民、土耳其人、卡迈尔甚至连苏雷曼都来了。他们目睹了乔西和萨拉在帐篷下，互道爱的誓言，喝下祝福的酒；看着乔西摔碎了手中的酒杯，以纪念神殿被毁。随后一周，人们置身于酒宴、歌舞、喜庆、欢乐之中。

在最后一个客人离开后，乔西带上新娘，回到迦南山边的帐篷，开始享受他们的新婚。

作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乔西是犹太人安居协会的重要成员。他要为新来的移民者，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尽快安居乐业。由于在雅法还有很多工作，婚后两天，他就带着新娘到了雅法。

到了1909年，乔西接手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日益膨胀的犹太社区需要更好的住房、卫生、文化生活，而古老的阿拉伯城市根本无法满足。为此，乔西牵头在雅法北面买下一条巨大的沙地和柑橘园。

在这块土地上，两千年来第一个完全是犹太人居住的城市诞生了，他们把它称为春天的城市——特拉维夫。

更多免费txt电子书，欢迎您到www.txtsk.com下载

声明：本电子书仅供读者预览,请在下载24小时内删除，不得用作商业用途；如果喜欢请购买正版图书！